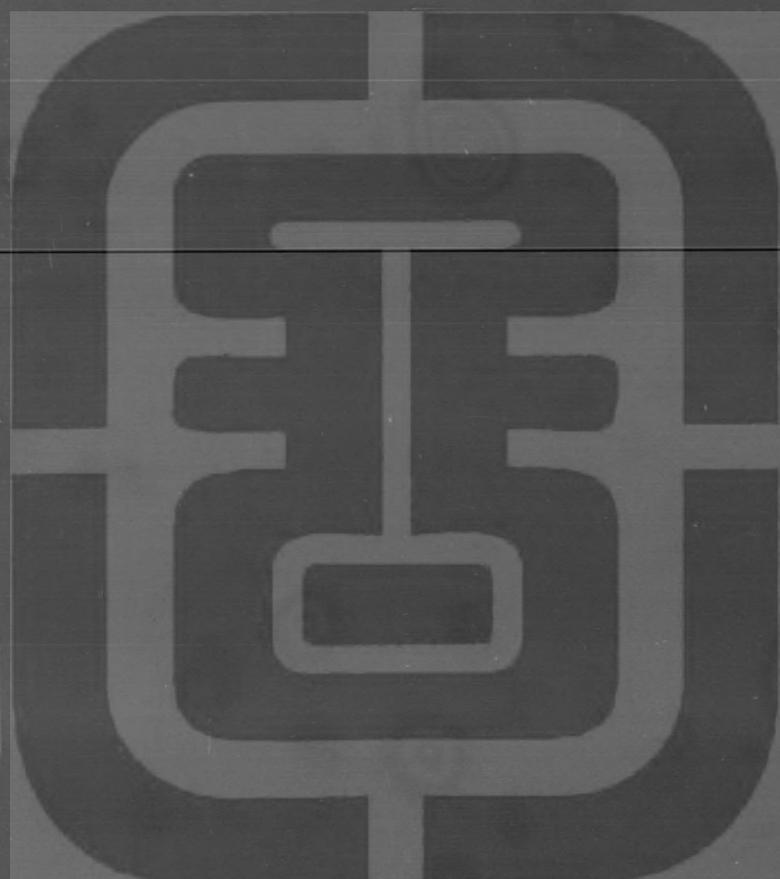


晉書



載記第二十

晉書一百二十

唐太宗文皇帝

御撰

成 李特

李流

李庠

李特為玄休巴西宕渠人其先廩君之苗裔也昔武
 落鍾離山崩有石穴二所其一赤如丹一黑如漆有
 人出於赤穴者名曰務相姓巴氏有出於黑穴者凡
 四姓曰驛氏樊氏柏氏鄭氏五姓俱出皆爭為神於
 是相與以劔刺穴屋能著者以為廩君四姓莫著而
 務相之劔懸焉又以上為船彫畫之而浮水中曰若
 其船浮存者以為廩君務相船又獨浮於是遂稱廩

君乘其土船將其徒卒當夷水而下至於鹽陽鹽陽水神女子止廩君曰此魚鹽所有地又廣大與君俱生可心無行廩君曰我當為君求廩地不能止也鹽神夜從廩君宿旦輒去為飛蟲諸神皆從其飛蔽日晝昏廩君欲殺之不可別又不知天地東西如此者十日廩君乃以青縷遺鹽神曰嬰此即宜之與汝俱生弗宜將去汝鹽神受而嬰之廩君立碣石之上望膺有青縷者跪而射之中鹽神鹽神死群神與俱飛者皆去天乃開朗廩君復乘土船下及夷城夷城石岸曲泉水亦曲廩君望如穴狀歎曰我新從穴中出

今又入此奈何岸即為崩廣三丈餘而階階相乘廩君登之岸上有平石方一丈長五尺廩君休其上投策計筭皆著石焉因立城其旁而居之其後種類遂繁秦并天下以為黔中罷薄賦歛之口歲出錢四十巴人呼賦為實因謂之實人焉及漢高祖為漢王募實人平定三秦既而求還鄉里高祖以其功復同豐沛不供賦稅更名其地為巴罷土有鹽鐵丹漆之饒俗性剽勇又善歌舞高祖愛其舞詔樂府習之今巴渝舞是也漢末張魯居漢中以鬼道教百姓實人敬信巫覡多往奉之值天下大亂自巴西之宕渠遷于

漢中楊車坂抄掠行旅百姓患之號為楊車巴魏武帝剋漢中特祖將五百餘家歸之魏武帝拜為將軍遷于略陽北土復號之為巴氏特父慕為東羌獵將特少仕州郡見異當時身長八尺雄武善騎射沉毅有大度元康中氏齊萬年反關西擾亂頻歲大飢百姓乃流移就穀相與入漢川者數萬家特隨流人將入于蜀至劍閣箕踞太息顧盼險阻曰劉禪有如此之地而面縛於人豈非庸才邪同夷者閻式趙肅李遠任回等咸歎異之初流人既至漢中上書求寄食巴蜀朝議不許遣侍御史李恣持節慰勞且監察之

不令入劍閣必至漢中受流人貸賂反為表曰流人十萬餘口非漢中一郡所能振贍東下荊州水湍迅險又無舟船蜀有倉儲人復豐稔宜令就食朝廷從之由是散在益梁不可禁止永康元年詔徵益州刺史趙廞為大長秋以成都內史耿騰代廞廞遂謀叛潛有劉氏割據之志乃傾倉廩振施流人以收衆心特之黨類皆巴西人與廞同郡率多勇壯廞厚遇之以為爪牙故特等聚衆專為寇盜蜀人患之騰密上表以為流人剛剽而蜀人懦弱客主不能相制必為亂階宜使移還其本若致之險地將恐秦雍之禍率

晉書卷三十一
於梁益必貽聖朝西顧之憂。廡聞而惡之。時益州文武千餘人已往迎。滕率衆入州。廡遣衆逆滕戰于西門。滕敗死。廡自稱大都督、大將軍。益州牧特弟庠與兄弟及妹夫李含任。面上官。惇扶風。李攀始平。費佗。苻成。隗伯等以四千騎歸廡。廡以庠為威寇將軍。使斷北道。庠素東羌良將。曉軍法。不用麾幟。舉矛為行伍。斬部下不用命者三人。部陣肅然。廡惡其齊整。欲殺之。而未言。長史杜湫、司馬張粲言於廡曰：「傳云：『五大不在邊。』將軍起兵始爾。便遣李庠握疆兵於外。愚竊惑焉。且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倒戈授人竊以為不可。」廡將軍圖之。歛容曰：「卿言正當。吾意可謂起予者。商此天使卿等成吾事也。」會庠在門請見。廡大悅。引庠見之。庠欲觀廡意旨。再拜進曰：「今中國大亂。無復綱維。晉室當不可復興也。明公道格天地。德被區宇。湯武之事。寔在于今。宜應天時。順人心。極百姓於塗炭。使物情之所歸。則天下可定。非但庸蜀而已。」廡怒曰：「此豈人臣所宜言！」令湫等議之。於是淑等上庠大逆不道。廡乃殺之。及其子姪宗族三十餘人。廡慮特等為難。遣人喻之曰：「庠非所宜言。罪應至死。不及兄弟。以庠尸還。持復以特兄弟為督將。以

安其衆牙門將許奩求為巴東監軍杜泚張瓘固執不許廡怒於廡閣下手

泚瓘左右又殺奩者廡

腹心也特兄弟既以怨廡引兵歸縣竹廡恐朝廷討已遣長使費遠捷為大守李必督護常俊督萬餘人斷北道次縣竹之石亭特密收合得七千餘人夜襲遠軍遠大潰因放火烧之死者十八九進攻成都廡聞兵至驚懼不知所為李必張徵等夜斬關走出文武盡散廡獨與妻子乘小船走至廣都為下人朱竺所殺特至成都縱兵大掠害西夷護軍姜發殺廡長史袁治及廡所置守長遣其牙門王角李基詣洛陽

陳廡之罪狀先是惠帝以涼州刺史羅尚為平西將軍鎮護西夷校尉益州刺史督牙門將王敦上庸都尉義歆蜀郡太守徐儉廣漢太守辛冉等凡七千餘人入蜀特等聞尚來甚懼使其弟驤於道奉迎并貢宝物尚甚悅以驤為騎督特及弟流復以牛酒勞尚於縣竹王敦辛冉並說尚曰特等流人專為盜賊急宜梟除可因會斬之尚不納冉先與特有舊因謂特曰故人相逢不告當凶矣特深自猜懼尋有苻下秦雍州氏流人入漢川者皆下所在召還特兄輔素留鄉里託言迎家既至蜀謂特曰中國方亂不足復還

特以為然乃有雄據巴蜀之意朝廷以討逆獻功拜
特宣威將軍封長樂侯侯流為奮威將軍武陽侯重
書下益州條列六郡流人與特協同討賊者將加封
賞會辛冉以非次見特不願應召又欲以滅賊為已
功乃寢朝命不以寔上眾咸怨之羅尚遣從事催遣
流人限七月上道辛冉性貪暴欲殺流人首領取其
資貨乃移檄發遣又令梓潼太守張演於諸要施關
搜索寶貨特等固請求主秋收流人布在深益為人
清力及聞州郡逼遣人愁怨不知所為又知特兄
弟頓請求停皆感而許之且水雨將降年穀未登流

人無以為行遂出州境流人移冉求自寬冉大怒遣人分榜通達賄募特
兄弟許以重賞特見大懼悉取以歸與驥改其賄云
能送六郡之豪李任道趙揚上官及丞叟侯王一首
賞百金流人既不樂從咸往歸特聘馬屬韃同聲雲
集旬月間衆過二萬流亦聚衆數千特乃分為二營
特居北營流居東營特遣關式詣羅尚求申期式既
至見特營無衝要謀捨流人歎曰無寇而城讎必保
焉今而速之亂將作矣又知冉及李必意不可廻乃
辭尚還縣竹尚謂式曰子且以吾意告諸流人今聽

寬矣武曰明公惑於奸說恐無寬理弱而不可輕者
百姓也今侵之不吐理衆怒難犯恐為禍不淺尚曰
然吾不欺子子其行矣武至繇竹言於特曰尚雖云
爾然未可必信也何者尚威刑不立冉等各擁疆兵
一旦為變亦非尚所能制深宜為備特納之冉必相
與謀曰羅戾貪而無將日復一日流人得展奸計李
特兄弟並有雄才吾屬將為豎子虜矣宜為決計不
足復問之乃遣廣漢都尉曾元牙門張顯劉並等潛
率步騎三萬龍特營羅尚聞之亦遣督護田佐助元
特素知之乃繕甲厲兵戒嚴以待之元等至特安臥

不動待其衆半入發伏擊之殺傷者甚衆害田佐曾
元張顯傳首以示尚冉尚謂將佐曰此虜成去矣而
廣漢不用吾言以張賊勢今將若之何於是六氾流
人推特為主特命六氾人部曲督李含上邽令任臧
始曰令閻式諫議大夫李攀陳倉令李武陰平令李
遠將兵都尉楊褒等上書請依梁統奉竇融故事推
特行鎮北大將軍承制封拜其弟流行鎮東將軍以
相鎮統於是進兵攻冉於廣漢冉衆出戰特每破之
尚遣李苾及費遠率衆救冉冉憚特不敢進冉智力既
窮出奔江陽持入據廣漢以李超為太守進兵攻尚

國子監刊
於成都闔式遺尚書責其信用讒構欲討流人又陳
特兄弟立功王室以寧益土尚覽書知特等將有大
志嬰城固守求救於梁寧二州於是特自稱使持節
大都督鎮北大將軍承制封拜一依竇融在河西故
事兄輔爲驃騎將軍弟驤爲驍騎將軍長子始爲武
威將軍次子蕩爲鎮軍將軍少子雄爲前將軍李含
爲西夷校尉含子國離任回李恭上官晶李攀費陀
等爲將帥任臧上官惇楊襄楊珪王達麴歆等爲爪
牙李遠李博夕斌嚴檉上官琦李濤王懷等爲僚屬
闡式爲謀主何臣趙肅爲腹心時羅尚貪殘爲百姓

惠有特與蜀人約法三章施捨振貸禮賢拔滯軍政
肅然百姓爲之謠曰李特尚可羅尚殺我尚頗爲特
所敗乃阻長圍緣水作營自都安至犍爲七百里與
特相距河間王顯遣督護衙博廣漢太守張徵討特
南夷校尉李毅又遣兵五千助尚尚遣督護張龜軍
繁城三道攻特特命蕩雄襲博特躬擊張龜龜衆大
敗蕩又與博接戰連日博亦敗績死者大半蕩追博
至漢德博走葭萌蕩進寇巴西巴西氐丞毛植五官
襄珍以氐降蕩蕩撫恤初附百姓安之蕩進攻葭萌
博又遠遁其衆盡降于蕩大安元年特自稱益州牧

都督梁益二州諸軍事大將軍大都督攷年建初赦其境內於是進攻張徵徵依高據險與特相持連日時特與蕩分爲二營徵候特營空虛遣步兵循山攻之特逆戰不利山險窘逼衆不知所爲羅準任道皆勸引退特量蕩必來故不許徵衆至稍多山道至狹唯可一二人行蕩軍不得前謂其司馬王辛曰父在深寇之中是我死日也乃衣重鎧持長矛大呼直前推鋒必死殺十餘人徵衆來相救蕩軍皆殊死戰徵軍遂潰特議欲釋徵還涪蕩與王辛進曰徵軍連戰士卒傷殘智勇俱竭宜因其弊遂擒之若舍而寬之

徵養病收亡餘衆更合圖之未易也特從之復進攻徵徵潰圍走蕩水陸追之遂害徵生擒徵子存以徵喪還之以騫頤爲德陽太守碩略地至巴郡之墊江特之攻張徵也使李驤與李攀任回李恭屯軍毗橋以脩羅尚尚遣軍挑戰驤等破之尚又遣數千人出戰驤又陷破之大獲器甲攻燒其門流進次成都之北尚遣將張興偽降於驤以觀虛寔時驤軍不過二千人興夜歸白尚尚遣精勇萬人銜枚隨興夜襲驤營李攀逆戰死驤及將士奔于流柵興流并力廻攻尚軍尚軍亂敗還者十一二晉梁州刺史許雄遣軍

晉書卷三
攻特特陷破之進擊破尚水上軍遂寇城都蜀郡太守徐儉以小城降特以李瑾為蜀郡太守以撫之羅尚據大城自守流進屯江西尚懼遣使求和是時蜀人危懼並結村堡請命于特特遣人安撫之益州泛事任明說尚曰特既凶逆侵暴百姓又分人散衆在諸村堡驕怠無備是天亡之也可告諸村密剋期日內外擊之破之必矣尚從之明先為降特特問城中虛寔明日米穀皆欲盡但有貨帛耳因求省家特許之明潛說諸村諸村悉聽命還報尚尚許如期出軍諸村亦許一時赴會二年惠帝遣荊州刺史宋岱建

平太守孫臯救尚臯已次德陽特遣蕩督李璜助任臧距臯尚遣大衆奄襲特營連戰二日衆少不敵特軍大敗收合餘卒引趣新繁尚軍引還特復追之轉戰三十餘里尚出大軍逆戰特軍敗績斬特及李輔李遠皆焚尸傳首洛陽在位二年其子雄僭稱王追謚特景王及僭號追尊曰景皇帝廟號始祖

李流字玄通特第四弟也少好學便弓馬東羌校尉何攀稱流有賁盲之勇舉為東羌督及避地益州刺史趙廞器異之廞之使庠合部衆多流亦招鄉里子弟得數千人庠為廞所殺流從特安慰流人破常俊

於繇竹平趙廞於成都朝廷論功拜奮威將軍封武
陽侯特之承制也以流爲鎮東將軍居東營號爲東
督護特常使流督銳衆與羅尚相持特之陷成都小
城使六郡流人分口入城壯勇督領村堡流言於特
曰殿下神武已剋小城然山藪未集糧仗不多宜錄
州郡大姓子弟以爲質任送付廣漢繫之二營收集
猛銳嚴爲防衛又書與特司馬上官惇深陳納降若
待敵之義特不納特既死蜀人多叛流人大懼流與
兒子蕩雄收遺衆還赤祖流保東營蕩雄保北營流
自稱大將軍大都督益州牧特宋岱水軍三萬次于

墊江前鋒孫阜破德陽獲特所置守將騫碩太守任
臧等退屯涪陵縣羅尚遣督護常深軍毗橋牙門左
汜黃芻何冲三道攻北營流身率蕩雄攻深柵剋之
深士衆星散追至成都尚閉門自守蕩馳馬追擊角
牛倚矛被傷死流以特蕩並死而岱阜又至甚懼太
守李含又勸流降流將從之雄與李驥迭諫不納流
遣子世及含子胡質於阜軍胡兄含子離聞父欲降
自梓潼馳還欲諫不及退與雄謀襲阜軍曰若功成
事濟約與君三年迭爲主雄曰今計可定二翁不從
將若之何離曰今當制之若不可制便行大事翁雖

是君叔勢不得已老父在君夫復何言雄大喜乃攻尚軍尚保大城雄渡江害汝山太守陳圖遂入郾城流移營據之三蜀百姓並保險結塢城邑皆空流野無所略士衆飢困涪陵人范長生率千餘家依青城山尚叅軍涪陵徐舉求爲汝山太守欲要結長生等與尚犄角討流尚不許舉怨之求使江西遂降于流說長生等使資給流軍糧長生從之故流軍復振流素重雄有長者之德每云興吾家者必此人也勅諸子尊奉之流疾篤謂諸將曰驍騎高明仁愛識斷多奇固足以濟大事然前軍英武殆天所相可共受事

於前軍以爲成都王遂死時年五十六諸將共立雄爲主雄僭號追謚流秦文王

李庠字玄序特第三弟也少以烈氣聞仕魏督郵主簿皆有當官之稱元康四年察孝廉不就後以善騎射舉良將亦不就州以庠才兼文武舉秀異固以疾辭州郡不聽以其名上聞中護軍功微不得已而應之拜中軍騎督弓馬便捷膂力過人時論方之文鴛以洛陽方亂稱疾去官性在任俠好濟人之難州黨爭附之與六氍流人避難梁益道路有飢病者庠常營護隱恤振施窮乏大收衆心至蜀趙廞深器之與

論兵法無不稱善每謂所親曰李玄序蓋亦一時之
關張也及將有異志委以心膂之任乃表庠為部曲
督使招合六郡壯勇至萬餘人以討叛羌功表庠為
威寇將軍假赤幢曲蓋封陽泉亭侯賜錢百萬馬五
十匹被誅之日六郡士庶莫不流涕時年五十五

載記第二十一

事記第二十一

晉書一百二十一

唐太宗文皇帝

御撰

李雄 李班 李期 李壽 李勢

李雄字仲雋特第三子也母羅氏夢覆虹自門升天
一虹中斲既而生蕩後羅氏因汲水忽然如寐又夢
大蛇繞其身遂有孕十四月而生雄常言吾二子若
有先亡在者必大貴蕩竟前死雄身長八尺三寸美
容貌少以烈氣聞每周旋庭里識達之士皆器重之
有劉化者道術士也每謂人曰閔隄之十皆當南移
李氏子中惟仲雋有奇表終為人主特起兵為蜀承

制以雄為前將軍流死雄自稱大將軍督大將軍益州
牧都於郫城羅尚遣將攻雄雄擊走之李驥攻捷為
斷尚運道尚軍大饑攻之又急遂留牙門羅特固守
尚委城夜遁特開門內雄遂剋城都于時雄軍飢甚
乃率眾就穀於鄴掘野芋而食之蜀人流散東下江
陽南入七巖雄以西山范長生巖居穴處求道養志
欲迎立為君而臣之長生固辭雄乃深自挹損不敢
稱制事無巨細皆決于李國李離兄弟國等事雄彌
謹諸將固請雄即尊位以永興元年僭稱成都王赦
其境內建元建興除晉法約法七章以其叔父驤

為太傅兄始為太保折衝李離為太尉建威李雲為
司徒翊軍李璜為司空材官李國為太宰其餘拜授
各有差追尊其曾祖武曰巴郡桓公祖慕隴西襄王
父特成都景王母羅氏曰王太后范長生自山西乘
素輿詣成都雄迎之于門執版延坐拜丞相尊曰范
賢長生勸雄稱尊號雄於是僭即帝位赦其境內改
年曰太武追尊父特曰景帝廟號始祖母羅氏為太
后加范長生為天地太師封西山侯復其部曲不豫
軍征租稅一入其家雄時建國草創素無法式諸將
恃恩各爭班位其尚書令闞式上疏曰夫為國制法

勲尚仍舊漢晉故事惟太尉大司馬執兵太傅太保
父兄之官論道之職司徒司空掌五教九土之差秦
置丞相總領萬機漢武之末越以大將軍統政令國
業初建凡百未備諸公大將班位有差降而競請施
置不與典故相應宜立制度以爲楷式雄從之遣李
國李雲等率衆二萬寇漢中梁州刺史張殷奔于長
安國等陷南鄭盡徙漢中人於蜀先是南土頻歲飢
疫死者十萬計南夷校尉李毅固守不降雄誘建寧
夷使討之毅病卒城陷殺壯士三千餘人送婦女千
口於成都時李離據梓潼其部將羅兼張金苟等殺

離及闢式以梓潼歸于羅尚尚遣其將向魯屯安漢
之宜福以逼雄雄率衆攻奮不剋時李國鎮巴西其
帳下文碩又殺國以巴西降尚雄乃引還遣其將張
寶襲梓潼陷之會羅尚卒巴西郡亂李驤以涪又陷之
執梓潼太守譙登遂乘勝進軍討文碩害之雄大悅
赦其境內改元曰玉衡雄母羅氏死雄信巫覡者之
言多有忌諱至欲不葬其司空趙肅諫雄乃從之雄
欲申三年之禮群臣固諫雄不許李驤謂司空上官
惇曰今方難未弔吾欲固諫不聽主上終諫聞君以
爲何如惇曰二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故孔子曰

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但漢魏以來天下多難宗廟
至重不可久曠故釋練絰至哀而已驥曰任四方至
此人決於行事且上常難違其言待其至當與俱請
及回至驤與回俱見雄驤免冠流涕固請公除雄號
泣不許回跪而進曰今王業初建凡百首創一日無
主天下惶惶昔武王素甲觀兵晉襄惠經從戎豈所
願哉為天下屈已故也願陛下割情從禮天保
遂疆扶雄起釋服親政是時南得漢嘉涪陵遠人繼
至雄於是下寬大之令降附者皆假復舊虛已愛人
授用皆得其才益州遂定偽立其妻任氏為皇后氏

王楊難敵兄弟為劉曜所破本葭萌遣子入質隴西
賊帥陳安又附之遣李驤征越雋太守李釗降驤進
軍由小會攻寧州刺史王遜遜使其將姚岳悉衆距
戰驤軍不利又遇霖雨驤引軍還爭濟瀘水土衆多
死釗到成都雄待遇甚厚朝廷儀式喪紀之禮皆決
於釗楊難敵之奔葭萌也雄安其李稚厚撫之縱其
兄弟還武都難敵遂恃險多為不法稚請討之雄遣
中領軍瑒及將軍樂次費他李乾等由白水橋攻下
辨征東李壽督瑒弟珩攻陰平難敵遣軍距之壽不
得進而瑒稚長驅至武街難敵遣兵斷其歸道四面

國子監刊
攻之獲瑯稚死者數千人瑯稚雄兄蕩之子也雄深
悼之不食者數日言則流涕深自咎責焉其後將立
蕩子班爲太子雄有子十餘人群臣咸欲立雄所生
雄曰起兵之初舉手扞頭本不希帝王之業也值天
下喪亂晉氏播蕩群情義舉志濟塗炭而諸君遂見
推逼處王公之上本之基業功由先帝吾兄適統丕
祚所歸恢懿明獻殆天所命大事垂剋薨于戎戰班
姿性仁孝好學夙成必爲名器李驥與司徒王達諫
曰先王樹冢適者所以防篡奪之萌不可不慎吳子
捨其子而立其弟所以有專諸之禍宋宣不立與夷

而立穆公卒有宋督之變猶子之言豈若子也深願
陛下思之雄不從竟立班驥退而流涕曰亂自此始
矣張駿遣使遺雄書勸去尊號稱藩於晉雄復書曰
吾過爲士大夫所扶然本無心於帝王也進思爲晉
室元功之臣退思共爲守藩之將掃除氛埃以康帝
宇而晉室凌遲德聲不振引領東望有年月矣會獲
來貺情在閤室有何已已知欲遠尊楚漢尊崇義帝
春秋之義於斯莫大駿重其言使聘相繼巴氐嘗告
急云有東軍雄曰吾嘗慮石勒跋扈侵逼琅邪以爲
耿耿不圖乃能舉兵使人欣然雄之雅譚多如此類

雄以中原喪亂乃頻遣使朝貢與晉穆帝分天下張駿領秦梁先是遣傅穎假道于蜀通表京師雄弗許駿又遣治中從事張淳稱藩于蜀託以假道雄大悅謂淳曰貴主英名蓋世土險兵疆何不自稱帝一方淳曰寡君以乃祖世濟忠良未能雪天下之恥解衆人之倒懸日晏忘食枕戈待旦以琅邪中興江東故萬里翼戴將成桓文之事何言自取邪雄有慙色曰我乃祖乃父亦是晉臣往與六郡避難此地為同盟所推遂有今日琅邪若能中興大晉於中夏亦當率衆輔之淳還通表京師天子嘉之時李驤死以其子

壽為大將軍西夷校尉督征南費黑征東任回攻陷巴東太守楊謙退保建平壽別遣費黑寇建平晉巴東監軍毋丘奧退保宜都雄遣李壽攻朱提以費黑印攀為前鋒又遣鎮南任回征木落分寧州之援寧州刺史尹奉降遂有南中之地雄於是赦其境內使班討平寧州夷以班為撫軍咸和八年雄生瘍於頭六日死時年六十一在位三十年偽謚武帝廟曰太宗墓號安都陵雄性寬厚簡刑約法甚有名稱氏苻咸文隗既降復叛手傷雄母及其來也咸釋其罪厚加待納由是夷夏安之威震西土時海內大亂而蜀

獨無事故歸之者相尋雄乃與學校置史官聽覽之
暇手不釋卷其賦男丁歲穀三斛女丁半之戶調絹
不過數丈綿數兩事少役稀百姓富實閭門不閉無
相侵盜然雄意在招致遠方國用不足故諸將每進
金銀珍寶多有以得官者丞相楊襄諫曰陛下為天
下主當網羅四海何有以官買金邪雄遜辭謝之後
雄嘗酒醉而推中書令杖太官令襄進曰天子穆穆
諸侯皇皇安有天子而為酗也雄即捨之雄無事小
出褒於後持矛馳馬過雄雄恠問之對曰夫統天下
之重如臣乘惡馬而持矛也急之則慮自傷緩之則
懼其失是以馬馳而不制也雄寤即還雄為國無威
儀官無祿秩班序不別君子小人服章不殊行軍無
號令用兵無部隊戰勝不相讓敗不相救攻城破邑
動以虜獲為先此其所以失也

班字世文初署平南將軍後立為太子班謙虛博納
敬愛儒賢自何點李釗班皆師之又引名士王嘏及
隴西董融天水文斐等以為賓友每謂融等曰觀周
景王太子晉魏太子丕吳太子孫登文章鑒識超然
卓絕未嘗不有慙色何古賢之高朗後人之莫逮也
為性汎愛動脩軌度時諸李子弟皆尚奢靡而班常

戒厲之每朝有大議雄軌令豫之班以古者墾田均
平貧富獲所今貴者廣占荒田貧者種植無地富者
以已所餘而賣之此豈王者大均之義乎雄納之及
雄寢疾班晝夜侍側雄少數攻戰多被傷夷至是疾
甚痕皆膿潰雄子越等惡而遠之班為吮膿殊無難
色每嘗藥流涕不脫衣冠其孝誠如此雄死嗣偽位
以李壽錄尚書事輔政班居中執喪禮政事皆委壽
及司徒何點尚書令越瓌等越時鎮江陽以班非雄
所生意甚不平至此奔喪與其弟期密計圖之李珣
勸班遣越還江陽以期為梁州刺史鎮葭萌班以未
葬不忍遣推誠居厚心無纖芥時有白氣二道帶天
太史令韓豹奏宮中有陰謀兵氣戒在親戚班不悟
咸和九年班因夜哭越殺班於殯宮時年四十七在
位一年遂立雄之子嗣位焉

期字世運雄第四子也聰慧好學弱冠能屬文輕財
好施虛心招納初為建威將軍雄令諸子及宗室子
弟以恩信合衆多者不至數百而期獨致千餘人其
所表薦雄多納之故長史列署頗出其門既殺班欲
立越為主越以期雄妻任氏所養又多才藝乃讓位
於期於是僭即皇帝位大赦境內改元玉恒誅班弟

晉書卷四十一
八
都使李壽伐都弟玠於涪玠棄城降晉封壽漢王拜
涿州刺史東羌校尉中護軍錄尚書事封兄越建寧
王拜相國大將軍錄尚書事立妻閻氏為皇后以其
衛將軍尹奉為右丞相驃騎將軍尚書令王瓌為司
徒期自以謀大事既果輕諸舊臣外則信任尚書令
景騫尚書姚華田褒褒無他才藝惟時勸立期故寵
待甚厚內則信官豎許涪等國之刑政希復關之卿
相慶賞威刑皆決數人而已於是網維紊矣乃誣其
尚書僕射武陵公李載謀反下獄死先是晉建威將
軍司馬勳屯漢中期遣李壽攻而陷之遂置守宰戍

南鄭雒子霸保並不病而死皆云期鳩殺之於是大
臣懷懼人不自安天雨大魚於宮中其色黃又宮中
豕犬交期多所誅夷籍沒婦女資才以實後庭內外
兇克道路以目諫者獲罪人懷苟免期又鳩殺其安
北李攸攸壽之養弟也於是與越及景騫田褒姚華
謀襲壽等欲因燒市橋而發兵期又累遣中常侍許
涪至壽所伺其運靜及殺攸壽大懼又疑許涪往來
之數也乃率步騎一萬自涪回成都表稱景騫田褒
亂政興晉陽之甲以除君側之惡以李奕為先登壽
到成都期越不虞其至素不備設壽遂取其城屯兵

至門期遣侍中勞壽壽奏相國建寧王越尚書令河南公景騫尚書田褒姚華中常侍許涪征西將軍李暹及將軍李西等皆懷姦亂政謀傾社稷大逆不道罪合夷滅期從之於是殺越騫等壽矯任氏令廢期爲邛都縣公幽之別宮期歎曰天下主乃當於小縣公不如死也咸康三年自縊而死時年二十五在位三年謚曰幽公及葬賜鸞輅九旒餘如王禮雄之子皆爲壽所殺

壽字武考驤之子也敏而好學雅量豁然少尚禮容異於李氏諸子雄奇其才以爲足荷重任拜前將軍督巴西軍事遷征東將軍時年十九聘處士譙秀以爲賓客盡其謹言在巴西威惠甚著驤死遷大將軍大都督侍中封扶風公錄尚書事征寧州攻圍百餘日悉平諸郡雄大悅封建寧王雄死受遺輔政期立改封漢王食梁州五郡領梁州刺史壽威名遠振深爲李越景騫等所憚壽深憂之代李珣屯涪每應期朝覲常自陳邊疆寇警不可曠鎮故得不朝壽又見期越兄弟十餘人年方壯大而並有疆兵懼不自全乃數聘禮巴西龍壯壯雖不應聘數往見壽時岷山崩江水竭壽惡之每問壯以自安之術壯以特殺其

父及种欲假手執仇未有其由因說壽曰節下若能捨小從大以危易安則開國裂土長為諸侯名高桓文勲流百代矣壽從之陰與長史略陽羅桓巴西解思明共謀據成都稱藩歸順乃誓文武得數千人襲成都剋之縱兵虜掠至乃姦略雒女乃李氏諸婦多所殘害數日乃定桓與思明及李奕王利等勸壽稱鎮西將軍益州牧成都王稱藩於晉而任調與司馬蔡興侍中李豔及張烈等勸壽自立壽命筮之占者曰可數年天子調喜曰一日尚為足而况數年乎思明曰數年天子孰與百世諸侯壽曰朝聞道夕死可

矣任俠之言策之上也遂以咸康四年僭節為位赦其境內改元為漢興以董皎為相國羅恒馬當為股肱李奕任調李閔為瓜牙解思明為謀主以安東東帛聘龔壯為太師壯固辭特聽縞巾素帶居師友之位拔擢幽滯處之顯列追尊父驤為獻帝母胥氏為太后立妻閻氏為皇后世子勢為太子有告廣漢太守李軋與大臣通謀欲廢壽者壽令其子廣與大臣盟于前殿徙軋漢嘉太守大風暴雨震其端門壽條自悔責命群臣極盡忠言勿拘忌諱遣其散騎常侍王徽中常侍王廣聘於石季龍先是季龍遺壽書欲

連橫入寇約分天下壽大悅乃大脩船艦嚴兵繕甲
吏卒皆備糗糧以其尚書令馬當為六軍都督假節
鉞營東場大閱軍士七萬餘人舟師沂江而上過成
都鼓譟盈江壽登城觀之其羣臣咸曰我國小衆寡
吳會險遠圖之未易解思明又竊諫墾至壽於是命
群臣陳其利害龔壯諫曰陛下與胡通孰如與晉通
胡豺狼國也晉旣滅不得不北面事之若與之爭天
下則疆弱勢異此虞虢之成範已然之明戒願陛下
熟慮之群臣以壯之言為然叩頭泣諫壽乃止士衆
咸稱萬歲遣其鎮東大將軍李奕征泮柯太守

保城距守者積日不援會奕糧盡引還壽以其太子
勢領大將軍錄尚書事壽承雄寬儉新行篡奪因循
雄政未逞其志欲會李閔王嘏從鄴還盛稱李龍威
強宮觀美麗鄴中殷實壽又聞季龍虐用刑法王遜
亦以殺罰御下並能控制邦域壽心欣慕人有小過
輒殺以立威又以郊甸未實都邑空虛工匠器械事
未克盈乃徙傍隄戶三丁已上以實成都興尚方御
府發州隄工巧以克之廣脩宮室引水入城務於奢
侈又廣太學起譙殿百姓疲於使役呼嗟滿道思亂
者十室而九矣其左僕射蔡興切諫壽以為誹謗誅

之右僕射李嶷數以直言忤旨壽積忿非一託以他
罪下獄殺之壽疾篤常見李期蔡興為祟八年壽死
時年四十四在位五年偽謚昭文帝廟曰中宗墓曰
安昌陵壽初為王好學愛士庶幾善道每覽良將賢
相建功立事者未嘗不反覆誦之故能征伐四剋關
國千里惟既垂心於上壽亦盡誠於下號為賢相及
即偽位之後改立宗廟以父驤為漢始祖廟特雉為
大成廟又下書言與期越別族凡諸制度皆有改易
公卿以下率用已之僚佐惟時舊臣及六郡士人皆
見廢黜壽初病思明等復議奉王室壽不從李演自
越嵩上書勸壽歸正返本釋帝稱王壽怒殺之以威
龔壯思明等壯作詩七篇託言應璩以調壽壽報曰
省詩知意若今人所作賢哲之話言也古人所作死
鬼之常辭耳動慕漢武魏明之所為恥聞又兄時事
上書者不得言先世政化自以已勝之也
勢字子仁壽之長子也初壽妻閻氏無子驤殺李鳳
為壽納鳳女生勢期愛勢姿貌拜翊軍將軍漢王世
子勢身長七尺九寸腰帶十四圍善於俯仰時人異
之壽死勢嗣偽位赦其境內改元曰太和尊母閻氏
為太后妻季氏為皇后大史令韓皓奏焚惑守心以

宗廟禮廢勢命群臣議之其相國董皎侍中王嘏等
以為景武昌業敵文承甚至親不遠無宜踈絕勢更
令祭特雉同號曰漢王勢弟大將軍漢王廣以勢無
子求為太弟勢弗許馬當解思明以勢兄弟不多若
有所廢則益孤危固勸許之勢疑當等與廣有謀遣
其太保李奕襲廣於涪城命董皎收馬當思明斬之
夷其三族貶廣為臨邛侯廣自殺思明有計謀疆諫
諱馬當甚得人心自此之後無復紀綱及諫諍者李
奕自晉壽舉兵反之蜀人多有泛奕者衆至數萬勢
登城距戰奕單騎突門門者射而殺之衆乃潰散勢
既誅奕大赦境內改年嘉寧初蜀上無獠至此始泛
山而出北至犍為梓潼布在山谷十餘萬落不可禁
制大為百姓之患勢既驕吝而性愛財色常殺人而
取其妻荒淫不恤國事夷獠叛亂軍守離缺境宇日
感加之荒儉性多忌害誅殘大臣刑獄濫加人懷危
懼斥外父祖臣佐親任左右小人群小因行威福又
常居內少見公卿史官屢陳災譴乃加董皎太師以
名位優之寔欲與分災青大司馬桓温率水軍伐勢
温次青衣勢大發軍距守又遣李福與督堅等數十
人泛山陽趣合水距温謂温泛步道而上諸將皆欲

設伏於江南以待王師督堅不從率諸軍泛江北駕
鵞碕渡向捷為而溫從山陽出江南督堅到捷為方
知與溫異道乃迴從沙頭津北渡及堅至溫已造成
都之十里陌督堅衆自潰溫至城下縱火燒其大城
諸門勢衆惶懼無復固志其中書監王嘏散騎常侍
常璩等勸勢降勢以問侍中馮孚孚言昔吳漢征蜀
盡誅公孫氏今晉下書不赦諸李雖降恐無全理勢
乃夜出東門與督堅走至晉壽然後送降文於溫曰
偽嘉寧二年三月十七日略陽李勢叩頭死罪伏惟
大將軍節下先年播流特除因釁竊有文蜀勢以聞

弱復統未緒偷安荏苒未能改圖猥煩朱軒踐冒險
阻將士狂愚干犯天威仰慙俯愧精魂飛散甘受斧
鑕以釁軍鼓伏惟大晉天網恢弘澤及四海恩過陽
日逼迫倉卒自投草野即日白水城謹遣私署散
騎常侍王幼奉牋以聞并勅州郡投戈釋杖窮池之
魚待命漏刻勢尋與觀面縛軍門溫解其縛焚其櫛
遷勢及弟福從兄權親族十餘人于建康封勢歸義
侯升平五年死于建康在位五年而敗始李特以惠
帝太安元年起兵至此六世凡四十六年以穆帝永
和三年滅

司孔監各刊
史臣曰昔周德方隆古公切踰梁之患漢祚斯永宣
后興渡淮之師是知戎狄亂華孽深自古况乎巴濮
雜種厥類寔繁資剽竊以全生習獷悍而成俗李特
世傳兇狡早擅梟雄太息劍門志吞井絡屬晉綱之
落紐乘羅侯之無斷騁馬屬捷同聲雲集殲殄蜀漢
荐食巴梁沃野無半苾之資華陽有折骸之爨蓋上
失其道覆敗之至於斯仲雋天挺英姿見稱竒偉摧
鋒累載克隆霸業蹈玄德之前基掩子陽之故地薄
賦而綏獎俗約法而悅新邦擬於其倫寔孫權之亞
也若夫立子以嫡往也訓繼體承基前脩茂範而

雄闇經國之遠圖蹈匹夫之小節傳大統於猶子託
疆兵於厥胤遺骸莫斂尋戈之釁已深星紀未周傾
巢之爨便及雖云天道抑亦人謀班以寬愛罹灾期
以暴戾速禍殊塗並失異術同亡武考憑藉世資窮
兵竊位罪百周帶毒甚楚圍獲保歸全何其幸也子
仁承緒繼傳昏虐驅率餘燼敢距大邦授甲晨征則
理均於困獸斬關宵遁則義殊於前禽宜其懸首國
門以明大戮遂得禮同劉禪不亦優乎

贊曰晉圖弛馭百六斯鍾天垂伏鼈野戰群龍李特
窺釁盜我巴庸世歷五朝年將四紀篡殺移國昏狂

繼軌德之不脩險亦難

贊曰晉圖蚩蚩百六供驗天

門以即大楚遂野野同隆野不亦對乎

聖以公因燭神關宵能現壽

才亦能鑿野不亦學李翁識

兵驟立罪百風帶每其焚圍

以暴氣敷蘇林金並大異

業之變野又難入道亦入

醫兵外野野野野野野野

載記第二十二

載記第二十二

晉書一百二十二

唐太宗文皇帝

御撰

非涼 呂光

呂纂

呂隆

呂光字世明略陽氏人也其先呂文和漢文帝初目

沛避難徙焉世為酋豪父婆樓佐命苻堅官至太尉

先生于枋頭夜有神光之異故以光為名年十歲與

諸童兒游戲邑里為戰陣之法傳類咸推為主部分

詳平群童歎服不樂讀書唯好鷹馬及長身長八尺

四寸目重瞳子左肘有肉印沉毅凝重寬簡有大量

喜怒不形于色時人莫之識也唯王猛異之曰此非

常人言之苻堅舉賢良除美陽令夷夏愛服遷鷹揚
將軍從堅征張平戰于銅壁刺平養子蚝中之自是
威名大著苻雙反于秦州堅將楊成世為雙將苟興
所敗光與王鑒討之鑒欲速戰光曰興初破成世姦
氣漸張宜持重以待其弊興乘勝輕來糧竭必退退
而擊之可以破也二旬而興退諸將不知所為光曰
揆其姦計必攻榆眉若得榆眉據城斷路資儲復贍
非國之利也宜速進師若興攻城尤須赴救如其奔
也彼糧既盡可以滅之鑒從焉果敗興軍從王猛滅
慕容暉封都亭侯苻重之鎮洛陽以光為長史及重

謀反苻堅聞之曰呂光忠孝方正必不同也馳使命
光檻重送之尋入為太子右率甚見敬重蜀人李焉
聚眾二萬攻逼益州堅以光為破虜將軍率兵討滅
之遷步兵校尉苻洛反光又擊平之拜驃騎將軍堅
既平山東士馬強盛遂有圖西域之志乃授光使持
節都督西討諸軍事率將軍姜飛彭晃杜進康盛等
總兵七萬鐵騎五千以討西域以隴西董方馮翊郭
抱武威賈虔弘農楊穎為四府佐將堅太子宏執光
手曰君器相非常必有大福宜深保愛行至高昌聞
堅寇晉光欲更須後命部將杜進曰節下受任金方

國子監刊
赴機宜速有何不了而更留乎光乃進及流沙三百餘里無水將士失色光曰吾聞李廣利精誠玄感飛泉湧出吾等豈獨無感致乎皇天必將有濟諸君不足憂也俄而大雨平地三尺進兵至焉耆其王泥流率其旁國請降龜茲王帛純距光光軍其城南五里爲一營深溝高壘廣設疑兵以木爲人被之以甲羅之壘上帛純驅徙城外人入于城中附庸侯王各嬰城自守至是光左臂內脉起成字文曰巨霸營外夜有一黑物大如斷堤搖動有頭角目光若電及明而雲霧四周遂不復見且視其處南北五里東西三十餘步鱗甲隱地之所昭然猶在光笑曰黑龍也俄而雲起西北暴雨滅其迹杜進言於光曰龍者神獸人君利見之象易曰見龍在田德施普也斯誠明將軍道合靈和德符幽顯願將軍勉之以成大慶光有喜色又進攻龜茲城夜夢金象飛越城外光曰此謂佛神去之胡必亡矣光攻城旣急帛純乃傾國財寶請救獯胡獯胡弟唵龍侯將馮率騎二十餘萬并引溫宿尉須等國王合七十餘萬以救之胡便弓馬善矛稍鎧如連鑠射不可入以革索為繯策馬擲人多有中者衆甚憚之諸將咸欲每營結陣案兵以距之光

曰彼衆我寡營又相遠勢分力散非良策也於是遷營相接陣為勾鑠之法精騎為游軍彌縫其闕戰于城西大敗之斬萬餘級帛純收其珍寶而走王侯降者三十餘國光入其城大饗將士賦詩言志見其宮室壯麗命參軍京兆段業著龜茲宮賦以譏之胡人奢侈厚於養生家有蒲桃酒或至千斛經十年不敗士卒淪沒酒威者相繼矣諸國憚光威名貢款屬路乃立帛純弟震為王以安之光撫寧西域威恩甚著桀黠胡王昔所未賓者不遠萬里皆來歸附上漢所賜節傳光皆表而易之堅聞光平西域以為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玉門以西諸軍事安西將軍西域校尉道絕不通光旣平龜茲有罰焉之志時始獲鳩摩羅什羅什勸之東還語在西夷傳光於是大饗文武博議進止衆咸請還光從之以馳二萬餘頭致外國珍寶及奇伎異戲殊禽怪獸十有餘品駿馬萬餘匹而苻堅高昌太守楊翰說其涼州刺史梁熙距守高桐伊吾二關熙不從光至高昌翰以郡迎降初光聞翰之說惡之又聞苻堅喪敗長安危逼謀欲停師杜進諫曰梁熙文雅有餘機鑿不足終不能納善從說也願不足憂之聞其上下未同宜在速進進而不可捷

請受過言之誅光從之及至玉門梁熙傳檄責光擅
命還師遣子胤與振威姚皓別駕衛翰率衆五萬距
光于酒泉光報檄涼州責熙無赴難之誠數其過歸
師之罪遣彭晃杜進姜飛等為前鋒擊胤大敗之胤
輕將麾下數百騎東奔杜進追擒之於是西山胡夷
皆來款附武威太守彭濟執熙請降光入姑臧自領
涼州刺史護羌校尉表杜進為輔國將軍武威太守
封武始侯自餘封拜各有差光主簿尉祐姦佞傾簿
人也見棄前朝與彭濟同謀執梁熙光深見寵任乃
譖誅南安姚皓天水尹景等名士十餘人遠近頗以

此離貳光尋擢祐為寧遠將領金城太守祐次允吾
龍據外城以叛祐從弟隨據陰以應之光遣其將
魏貢討隨隨敗奔祐光將姜蓋又擊敗祐衆祐奔據
興城扇動百姓夷夏多從之飛司馬張象參軍敦雅
謀殺飛應祐發覺逃奔初苻堅之敗張天錫南奔其
世子大豫為長水校尉王穆所匿及堅還長安穆將
大豫奔兗髮思復韃思復韃送之魏安是月魏安人
焦松齊肅張濟等起兵數千迎大豫於揖次陷昌松
郡光遣其將杜進討之為大豫所敗大豫遂進逼姑
臧求決勝負王穆諫曰呂光糧豐城固甲兵精銳逼

之非利不如席卷嶺西厲兵積粟東向而爭不及暮
年可以平也大豫不從乃遣穆求救於嶺西諸郡建
康太守李隰祁連都尉嚴純及閭龍起兵應之大豫
進屯城西王穆率衆三萬及思復鞭子奚于等陣于
城南光出擊破之斬奚于等二萬餘級光謂諸將曰
大豫若用王穆之言恐未可平也諸將曰大豫豈不
及此邪皇天欲贊成明公八百之業故令大豫迷於
良筭耳光大悅賜金帛有差大豫自西郡詣臨洮驅
略百姓五千餘戶保據俱城光將彭晃徐晃攻破之
大豫奔廣武穆奔建康廣武人執大豫送之斬于姑

臧市光至是始聞苻堅爲姚萇所害奮怒哀號三軍
縞素大臨于城南偽謚堅曰文昭皇帝長吏百石已
上服斬縗三月庶人哭泣三日光於是大赦境內建
元曰太安自稱使持節侍中中外大都督督隴右河
西諸軍事大將軍領護匈奴中郎將涼州牧酒泉公
王穆據酒泉自稱大將軍涼州牧時穀價踊貴斗
直五百人相食死者太半光西平太守康寧自稱匈
奴王阻兵以叛光屢遣討之不捷初光之定河西也
杜進有力焉以爲輔國將軍武威大守既居都尹權
高一時出入羽儀與光相亞光甥石聰至自關中光

曰中州人言吾政化何如聰曰止知有杜進耳實不聞有舅光默然因此誅進光後讌群寮酒酣語及政事時刑法峻重叅軍段業進曰嚴刑重憲非明王之義也光曰商鞅之法至峻而兼諸侯吳起之術無親而荆蠻以霸何也業曰明公受天睠命方君臨四海景行堯舜猶懼有弊奈何欲以商申之末法臨道義之神州豈此州士女所望於明公哉光改容謝之於是下令責躬乃崇寬簡之政其將徐晃與張掖太守彭晃謀叛光遣師討之晃奔晃晃東結康寧西通王穆光議將討之諸將咸曰今康寧在南阻兵伺隙若

大駕西行寧必棄虜出于嶺左且穆未平康寧復至進退狼狽勢必大危光曰事勢實如卿言今而不往當坐待其來是穆共相唇齒寧又同惡相救東西交至城外非吾之有若是大事去矣今晃叛逆始爾寧穆與之情契未密及其倉卒取之為易且隆替命也卿勿復言光於是自率步騎三萬倍道兼行既至攻之二旬是將寇顛斬關納光於是誅彭晃王穆以其黨素馘為敦煌太守既而忌其威名率眾攻馘光聞之謂諸將曰二虜相攻此成擒也光將攻之眾咸以為不可光曰取亂侮亡武之善經不可以累征之勞

而失永逸之舉率步騎二萬攻酒泉剋之進次涼興
穰引師東還路中衆散穰單騎奔驛馬驛馬令郭文
斬首送之是時麟見金澤縣百獸從之光以為巳瑞
以孝武太元十四年僭即三河王位置百官自丞郎
已下赦其境內年號麟嘉光妻石氏子紹弟德世至
自仇池光迎于城東大饗群臣遣其子左將軍他武
賁中即將纂討北虜匹勒于三巖山大破之立妻石
氏為王妃子紹為世子讌其群臣于內苑新堂太廟
新成追尊其高祖為敬公曾祖為恭公祖為宣公父
為景昭王母曰昭烈妃其中書侍郎楊穎上疏請依

三代故事追尊呂望為始祖永為不遷之廟光從之
是歲張掖督郵傅曜考覈屬縣而丘池令尹興殺之
投諸空井曜見夢於光曰臣張掖郡小吏案校諸縣
而丘池令尹興賊狀狼籍懼臣言之殺臣投於南亭
空井中臣衣服形狀如是光寤而猶見久之乃滅遣
使覆之如夢光怒殺興著作即段業以光未能揚清
激濁使賢愚殊貫因療疾于天梯山作表志詩九歎
七諷十六篇以諷焉光覽而悅之南羗彭奚念入攻
白土都尉孫峙退奔興城光遣其南中即將呂方及
其弟右將軍呂寶振威楊範強弩竇苟討乞伏乾歸

千金城方屯河北寶進師濟河為乾歸所敗寶死之
武賁呂纂強弩寶苟率步騎五千南討彭奚念戰于
盤夷大敗而歸光親討乾歸奚念遣纂及楊武楊軌
建忠沮渠羅仇建武梁恭軍于左南奚念大懼於白
土津累石為堤以水自固遣精兵一萬距守河津光
遣將軍王寶潛趣上津夜度湟河光濟自石堤攻尅
枹罕奚念單騎奔甘松光振旅而旋初光徙西海郡
人於諸郡至是謠曰朔馬心何悲念舊中心勞燕雀
何徘徊意欲還故巢頃之遂相扇動復徙之於西河
樂部群議以高昌雖在西垂地居形勝外接胡虜易
生翻覆宜遣子弟鎮之光以子覆為使持節鎮西將
軍都督玉門已西諸軍事西域大都護鎮高昌命大
臣子弟隨之光於是以太元二十一年僭即天王位
大赦境內改年龍飛立世子紹為太子諸子弟為公
侯者二十人中書令王詳為尚書左僕射段業等五
人為尚書乾歸從弟軻彈來奔光下書曰乾歸狼子
野心前後反覆朕方東清秦趙勒銘會稽豈令豎子
鷓峙洮南且其兄弟內相離間可乘之機勿過今也
其勅中外戒嚴朕當親討光於是次于長最使呂纂
率楊軌寶苟等步騎三萬攻金城乾歸率眾二萬救

之光遣其將王寶徐炅率騎五千邀之乾歸懼而不
進光又遣其將梁恭金石生以甲卒萬餘出陽武下
峽與秦州刺史沒弈于攻其東光弟天水公延以枹
罕之衆攻臨洮武始河關皆剋之呂纂剋金城擒乾
歸金城太守衛鞬鞬瞋目謂光曰我寧守節斷頭不
爲降虜也光義而免之乾歸因大震泣歎曰死中求
生正在今日也乃縱反間稱乾歸衆潰東奔成紀呂
延信之引師輕進延司馬耿稚諫曰乾歸雄勇過人
權略難測破王廣剋楊定皆羸師以誘之雖蕞爾小
國亦不可輕也因獸猶鬪况乾歸而可望風自散乎

且告者視高而色動必為姦計而今宜部陣而前步
騎相接徐待諸軍大集可一舉滅之延不從與乾歸
相遇戰敗死之耿稚及將軍姜顯收集散卒屯于枹
罕光還于姑臧光荒者信讒殺尚書沮渠羅仇三河
太守沮渠翹羅仇弟子家遜叛光殺中田護軍馬
邃攻陷臨松郡屯兵金山大為百姓之患蒙遜從兄
男成先為將軍守晉昌聞家遜起兵逃奔此虜扇動
諸夷衆至數千進攻福祿建安寧戎護軍趙策擊敗
之男成退屯樂涇呂纂敗蒙遜于忽谷酒泉太守
登車將軍趙策趙陵步騎萬餘討男成于樂涇戰敗

澄策死之男成進攻建康說太守暨業曰呂氏政衰
權臣擅命刑罰失中人不堪役一州之地叛者連城
瓦解之勢昭然在目百姓嗷然無所宗附府君豈可
以蓋世之才而立忠於垂亡之世男成等既鳴大義
欲屈府君撫臨鄙州使塗炭之餘蒙來蘇之惠業不
從相持二旬而外救不至郡人高達史惠等言於業
曰今孤城獨立臺無救援府君雖心過田單而地非
即墨宜思高筭轉禍為福業先與光侍中房昱僕射
王詳不平慮不自容乃許之男成等推業為大都督
龍驤大將軍涼州牧建康公光命呂纂討業且集眾

遜進屯臨洮為業聲勢戰于合離纂師大敗光散騎
常侍太常郭馨明天文善占候謂王詳曰於天文涼
之分野將有大兵主上老病太子冲闇纂等凶武一
旦不諱必有難作以吾二人久居內要常有不善之
言恐禍及人深宜慮之田胡王氣乞機步眾最疆二
苑之人多其故眾吾今與公唱義推機為主則二苑
之眾盡我有也剋城之後徐更圖之詳以為然夜燒
光洪範門二苑之眾皆附之詳為內應事發光誅之
馨遂據東苑以叛光馳使召纂諸將勸纂曰業聞師
迴必躡軍後若潛師夜還庶無後患矣纂曰業雖憑

城阻衆無雄略之才。若夜潛還，張其姦志，乃遣使告業曰：「郭磨作亂，吾今還都，卿能決者可出戰。」於是引還，業不敢出。纂司馬楊統謂其從兄桓曰：「郭磨明善天文，起兵其當有以京城之外，非復朝廷之有。纂今還都，復何所補？統請除纂，勒兵推兄為盟主。」西罷，呂弘據張掖，以號令諸郡，亦千載一時也。桓怒曰：「吾聞臣子之事君親，有隕無二。吾未有包胥存救之效，豈可安榮其祿，亂增其難乎？」呂宗若敗，吾為弘演矣。純懼，至番禾，遂奔郭磨。磨遣軍邀纂于白石，纂大敗。光西安太守石元良率步騎五千赴難，與纂共擊磨軍，破之。遂入于姑臧，磨之叛也。得光孫八人于東苑，及軍敗，恚甚，悉投之于鋒刃之上。枝分節解，飲血盟衆，衆皆掩目不忍視之。磨悠然自若。磨推後將軍楊軌為盟主，軌自稱大將軍，涼州牧，西平公。呂纂擊磨將王斐于城西，大破之。自是磨勢漸衰。光遺楊軌書曰：「自羌胡不靖，郭磨叛逆，南藩安否，音問兩絕。行人風傳，云卿擁逼百姓，為磨唇齒。卿雅志忠貞，有史魚之操。鑒察成敗，遠侔古人。豈宜聽納姦邪，以虧大美。陵霜不彫者，松柏也。臨難不移者，君子也。何圖松柏彫於微霜，而雞鳴已於風雨。郭磨坐卜小數時，或誤中考。」

晉書卷三十一
三
之大理率多虛謬朕宰化憲方澤不逮遠致世事紛
紜百城離叛戮力一心同濟巨海者望之於卿也今
中倉積粟數百千萬東人戰士一當百餘入則言笑
晏晏出則武步涼州吞磨咀業綽有餘暇但與卿形
雖君臣心過父子欲全卿名節不使貽笑將來軌不
答率步騎三萬北赴郭麇至姑威壘于城北軌以士
馬之盛議欲大決成敗麇每以天文裁之呂弘為段
綦所逼光遣呂纂迎之軌謀於衆曰呂弘精兵一萬
若與光合則敵疆我弱養獸不討將為後患遂率兵
擊纂纂擊敗之郭麇聞軌敗東走魏安遂奔于乞伏

乾歸楊軌聞麇走南奔廉川光疾甚立其太子紹為
天王自號太上皇帝以呂纂為太尉呂弘為司徒謂
紹曰吾疾病唯增恐將不濟三寇闕闕迭伺國隙吾
終之後使纂統六軍弘管朝政汝恭已無為委重二
兄庶可以濟若內相猜貳釁起蕭牆則晉趙之變旦
夕至矣又謂纂弘曰永業才非撥亂直以正嫡有常
猥居元首今外有疆寇人心未寧汝兄弟輯穆則貽
厥萬世若內自相圖則禍不旋踵纂弘泣曰不敢有
二心光以安帝隆安三年死時年六十三在位十年
偽謚懿武皇帝廟號太祖墓號高陵纂字永緒光之

庶長子也少便弓馬好鷹犬符堅時入太學不好讀書唯以交結公侯嚴樂為務及堅亂西奔上却轉至姑臧拜武賁中即將封太原公光死呂紹秘不發喪纂排閣入哭盡哀而出紹懼為纂所害以位讓之曰兄功高年長宜承大統願兄勿疑纂曰臣雖年長陛下國家之冢嫡不可以私愛而亂大倫紹固以讓纂纂不許之及紹嗣偽位呂超言於紹曰纂統戎積年威震內外臨喪不衰步高視遠觀其舉止亂常恐成大變宜早除之以安社稷紹曰先帝顧命音猶在耳兄弟至親豈有此乎我弱年而荷大任方賴二兄以寧家國縱其圖我我視死如歸終不忍有此意也卿慎勿過言超曰纂威名素盛安忍無親今不圖之後必噬臍矣紹曰吾每念袁尚兄弟未曾不痛心忘寢食寧坐而死豈忍行之超曰聖人稱知機其神陛下臨機不斷臣見大事去矣既而纂見紹於湛露堂超執刀侍紹目纂請收之紹弗許初光欲立弘為世子會聞紹在仇池乃止弘由是有憾於紹遣尚書姜紀密告纂曰先帝登遐主上闇弱兄總攝內外威恩被于遐邇輒欲遠追廢昌邑之義以兄為中宗何如纂於是夜率壯士數百踰北城攻廣夏門弘率東苑之

衆斫洪範門左衛齊從守融明觀逆問之曰誰也衆曰太原公從曰國有大故主上新立太原公行不由道夜入禁城將為亂邪因抽劔直前斫纂中額纂左右擒之纂曰義士也勿殺紹遣武賁中郎將呂開率其禁兵距戰於端門驍騎呂超率卒二千赴之衆素憚纂悉皆潰散纂入自青角門升于謙光殿紹登紫閣自殺呂超出奔廣武纂憚弘兵強勸弘即位弘曰自以紹弟也而承大統衆心不順是以違先帝遺勅慙負黃泉今復越兄而立何面目以視息世間大兄長且賢威名振于二賊宜速即大位以安國家纂以

隆安四年遂僭即天王位大赦境內改元為咸寧謚紹為隱王以弘為使持節侍中大都督都督中外諸軍事大司馬車騎大將軍司隸校尉錄尚書事改封番禾郡公其餘封拜各有差纂謂齊從曰卿前斫我一何甚也從泣曰隱王先帝所立陛下雖應天順時而微心未達惟恐陛下不死何謂甚也纂嘉其忠善遇之纂遣使謂征東呂方曰超實忠臣義勇可嘉但不識經國大體權變之宜方賴其忠節誕濟世難可以此意諭之超上疏陳謝纂復其爵位呂弘自以功名崇重恐不為纂所容纂亦深忌之弘遂起兵東苑

劫尹文揚桓以爲謀主請宗燮俱行燮曰老臣受先帝大恩位爲列棘不能隕身授命死有餘罪而復從殿下親爲戎首者豈天地所容乎且智不能謀衆不足恃將焉用之弘曰君爲義士我爲亂臣乃率兵攻纂纂遣其將焦辨擊弘弘衆潰出奔廣武纂縱兵大掠以東苑婦女賞軍弘之妻子亦爲士卒所辱纂笑謂群臣曰今日之戰何如其侍中房晷對曰天禍涼室釁起戚藩元帝始崩隱王幽逼山陵甫訖大司馬驚疑肆逆京邑交兵戈于接刃雖弘自取夷滅亦由陛下無棠棣之義宜考已責躬以謝百姓而反縱兵

大掠幽辱士女釁自由弘百姓何罪且弘妻陛下之弟婦也弘女陛下之姪女也奈何使無賴小人辱為婢妾天地神明豈忍見此遂歔歔悲泣纂改容謝之召弘妻及男女于東宮厚撫之呂方執弘擊獄馳使告纂纂遣力士康龍拉殺之是月立其妻楊氏為皇后以楊氏父桓為散騎常侍尚書左僕射涼都尹封金城侯纂將伐禿髮利鹿孤中書令楊穎諫曰夫起師動衆必參之天人苟非其時聖賢所不為禿髮利鹿孤上下用命國未有釁不可以伐宜繕甲養銳勸課農殖待可乘之機然後一舉蕩滅比年多事公私

罄竭不深根固本恐為患將來願抑赫斯之怒思萬全之筭纂不從度浩豐河為鹿孤弟僭檀所敗遂西嚴張掖姜紀諫曰方今盛夏百姓廢農所利既少所喪者多若師至嶺西虜必乘虛寇抄都下宜且迴師以為後圖纂曰虜無大志聞朕西征正可自固耳今速嚴之可以得志遂圍張掖略地建康聞僭檀寇姑威乃還即序胡安據盜發張駿墓見駿貌如生得真珠籠琉璃榼白玉樽赤玉蕭紫玉笛珊瑚鞭馬腦鍾水陸奇珍不可勝紀纂誅安據黨五十餘家遣使弔祭駿并繕修其墓道士句摩羅耆婆言於纂曰潛龍

出豕犬見妖將有下人謀上之禍宜增修德政以答天戒纂納之耆婆即羅什之別名也纂游田無度羨耽酒色其大常楊頴諫曰臣聞皇天降鑒惟德是與德由人弘天應以福故勃焉之美奄在聖躬大業已爾宜以道守之廓靈基於日新敷洪福於萬祀自陛下寵飛疆宇未闢崎嶇二嶺之內網維未振於九州當兢兢夕惕經略四方成先帝之遺志拯蒼生於蒼莽而更飲酒過度出入無恒宴安尋盤之樂沈湎樽酒之間不以冠蓋為慮竊為陛下危之稽立酒池洛水不返皆陛下之教也臣竊哀先帝哀陰之憂故不

敢違子將之戮篡曰朕之罪也不有言亮之士論臣
邪僻之君然昏虐自任終不能改當與左右因擊賊
獵於坑澗之間殿中侍御史王回中書侍郎王儒和
馬諫曰千金之子坐不素堂萬乘之主清道而行柰
何去與釐之安冒奔騎之危銜縶之變動有不測之
禍愚臣竊所不安敢以死爭願陛下遂思哀益攬轡
之言不令臣等受譏千載篡不納篡者禾太守呂超
擅伐鮮卑思盤思盤遣弟之珍許超於篡篡召超將
盤入朝超至姑臧大懼自結於殿中監杜尚嘗察見超
怒曰卿恃兄弟桓桓欲欺吾也要當斬卿然後天下

可定超頓首不敢篡因引超以其諸臣讎于內殿呂
隆屢勸篡酒已至昏醉乘輓半將超等游于內至琨
華堂東閣車不得過篡親將馬嘶騰倚劍於壁推
車過閣超取劍擊篡篡亦車中起超刺篡洞貫奔于
宣德堂川騰與超格戰超殺之篡妻楊氏命禁兵討
超杜尚約兵舍狄將軍魏益多入斬篡首以狗曰篡
遺矢布之命殺害太子荒耽酒獵近小人輕言忠
良以百姓為首事者本太守超以骨肉之親懼社稷
顛覆已除之美太子以安宗廟下為太子報仇是我士
庶同茲休慶偽巴西公巨鹿西谷口緯時凌北城

或說緯曰超廢天逆上士衆不附明公以懿弟之親
長戈而起姜紀焦熊在南城湯桓田義在東苑音我
之聲也何慮不濟緯乃嚴兵謂他曰隆超氣之所宜
擊之音曰拒之亂孔子鄰國之臣猶抗言於哀公况
今蕭牆有難而可坐觀乎他將從之他妻梁氏止之
曰緯超俱兄弟之子何為舍超助緯而為禍言乎他
謂緯曰超事已立據武庫發精兵圖之為難且吾老
矣無能為也超聞登城告他曰寡人信讒言將滅超兄
弟超以身命之切且國社稷之憂亡故出萬死之計為
國家唱義叔父當有以見之超弟貌有寵於緯說

緯曰篡殘國破家誅戮兄弟隆超此舉應天人之心
正欲尊立明公耳先帝之子明公為長四海顛顛人
無異議隆超雖不達臧否終不以孽代宗更圖異望
也願公勿疑緯信之與隆超結盟單馬入城超執而
殺之初篡嘗與鳩摩羅什基殺羅什子曰斫胡奴頭
羅什曰不斫胡奴頭胡奴斫人頭超小字胡奴竟以
殺篡篡在位三年以元興元年死隆既篡位偽謚篡
靈皇帝墓號白石陵

隆字末基光弟寶之子也美姿貌善騎射光末拜北
部護軍稍歷顯位有聲稱超既殺篡讓位於隆隆有

難色超曰今猶乘龍上天豈可中下隆以安帝元興元年遂僭即天王位超先以番禾得小鼎以爲神瑞大赦改元爲神鼎追尊父寶爲文皇帝母衛氏爲皇太后妻楊氏爲皇后以弟超有佐命之勲拜使持節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輔國大將軍司隸校尉錄尚書事封安定公隆多殺豪望以立威名內外蹢然人不自固魏安人焦朗遣使說姚興將姚碩德曰呂氏因秦之亂制命此州自武皇棄世諸子競尋干戈德刑不恤殘暴是先饑饉流亡死者大半唯泣訴昊天而精誠無感伏惟明公道邁前賢仕尊分陝宜兼弱

攻昧經略此方救生靈之沈溺布微政于玉門篡奪之際爲功不難遣妻子爲質碩德遂率衆至姑臧其部將姚國方言於碩德曰今懸師三千後無繼援師之難也宜曜勁鋒示其威武彼以我遠來必決死距戰可一舉而平碩德從之呂超出戰大敗遁還隆收集離散嬰城固守時熒惑犯帝坐有群雀闔于太廟死者數萬東人多謀外叛將軍魏益多又唱動群心乃謀殺隆超事發誅之死者三百餘家於是群臣表求與姚興通好隆弗許呂超諫曰通塞有時艱泰相齟孫權屈身於魏譙周勸主迎降豈非大丈夫哉勢

屈故也天錫承七世之資樹恩百載武旅十萬盈朝秦師臨境識者導以見機而復諫自專社稷爲墟前鑒不遠我之元龜也何惜尺書單使不以危易安且令卑辭以退敵然後內修德政廢興由人未損大略隆曰吾雖常人屬當家國之重不能嗣守成基保安社稷以太祖之業委之於人何面目見先帝於地下超曰應龍以屈仲爲靈大人以知機爲美今連兵積歲資儲內盡強寇外逼百姓嗷然無糊口之寄假使張陳韓白亦無如之何陛下宜思權變大綱割區區常慮苟卜世有期不在和好若天命去矣宗族何全

隆從之乃請降碩德表隆爲使持節鎮西大將軍涼州刺史建康公於是遣母弟愛子文武舊臣慕容筑楊穎史難閻松等五十餘家質于長安碩德乃還姚興謀臣皆曰隆藉伯父餘資制命河外今雖飢窘尚能自支若將來豐贍終非國有涼州險絕世難先違道清後順不如因其飢弊而取之興乃遣使來觀虛實沮渠蒙遜又伐隆隆擊敗之蒙遜請和結盟留穀萬餘斛以振飢人姑臧穀價踊貴斗直錢五千文人相食餓死者十餘萬口城門晝閉樵採路絕百姓請出城乞爲夷虜奴婢者日有數百隆懼沮動人情盡

坑之於是積尸盈于衢路禿髮偃檀及蒙遜頻來伐之隆以二寇之逼也遣超率騎二百多齎珍寶請迎于姚興興乃遣其將齊難等步騎四萬迎之難至姑臧隆素車白馬迎于道旁使呂胤告光廟曰陛下往運神略開建西夏德被蒼生威振遐裔枝嗣不臧迭相篡弒二虜交逼將歸東京謹與陛下奉訣於此獻款慟泣酸感興軍隆率戶一萬隨難東遷至長安興以隆爲散騎常侍公如故超爲安定太守文武三十餘人皆擢叙之其後隆坐與子弼謀反爲興所誅呂光以孝武大元十二年定涼州十五年僭立至隆凡

十有三載以安帝元興三年滅

史臣曰自晉室不綱中原蕩析苻氏乘釁竊號神州世明委質爲朝位居上將爰以心膂受服遐征鐵騎如雲出玉門而長驚凋戈耀景指金立而一息豪爾夷陬承風霧卷宏圖壯節亦是稱焉屬永固還銷群雄競起班師右地便有覬覦於是嬰結六戎潛窺廡鼎并吞五郡遂假鴻名控黃河以蒙陰一息之漢而爲固自謂克昌霸業貽厥孫謀尋而羣及政昏親離衆叛頓自甫爾釁發蕭牆紹纂凡才負葉致寇弘超兇狡職爲亂階永基膚庸面縛姚氏昔嘗歸順樂險

累業隗囂三紀靡終身世一變六葉以騰躡遺彼履歷
十數年間終致殘滅向使屠郭寧正幸偽為志嚙檄
而蕃晉朝伏羲而誅醜虜則燕秦之地可定秦文之
功可立郭廢段業豈得肆其毒蒙遂為孤無所窺其
隙矣而猥竊非據何其謬哉夫天地之大德曰生聖
人之大寶曰位非其人而履其位者其禍必遠在其
位而忘其德者其殃必至天鑒赤遠庸可避乎
贊曰金行不競寶業斯屯瓜分九寓診髮三秦呂氏
伺隙豈我人神天命難假終亦傾冷

載記第二十二

晉書一百二十二

載記第二十三

晉書一百二十三

唐太宗

皇帝

御撰

後燕慕容垂

慕容垂字道明皝之第五子也少岐嶷有器度身長
七尺四寸手垂過膝皝甚寵之常目而謂諸弟曰此
兒闊達好奇終能破人家或能成人家故名霸字道
業恩遇踰于世子儁故儁不能平之以滅宇文之功
封都鄉侯石季龍來伐既還猶有兼并之志遣將鄧
恒率眾數萬屯于樂安營攻取之備垂戍徒河與恒
相持恒憚而不敢侵垂少好畋游因獵墜馬折齒慕

容儁僭即王位改名缺外以慕容缺爲名內實惡而改之尋以讖記之文乃去夬以垂爲名焉石季龍之死也趙魏亂垂謂儁曰時來易失赴機在速兼弱攻昧今其時矣儁以新遭大喪不許慕容與根言於儁曰王子之言千載一時不可失也儁乃從之以垂爲前鋒都督儁既剋幽州將坑降卒垂諫曰弔伐之義先代常典方今平中原宜綏懷以德坑戮之刑不可爲王師之先聲儁從之及儁僭稱尊號封垂吳王徙鎮信都以侍中右禁將軍錄留臺事大收東北之利又爲征南將軍荆兗二州牧有聲于梁楚之南垂爲司

隸僞王公已下莫不累迹時慕容暉嗣僞位慕容恪爲太宰恪甚重垂常謂暉曰吳王將相之才十倍於臣先帝以長幼之次以臣先之臣死之後願陛下委政吳王可謂親賢垂舉及敗桓温于枋頭威名大振慕容評深忌惡之乃謀誅垂垂懼禍及已與世子全奔于苻堅自恪卒後堅密有圖暉之謀憚垂威名而未發及聞其至堅大悅郊迎執手禮之甚重堅相王猛惡垂雄略勸堅殺之堅不從以爲冠軍將軍封賓都侯食華陰之五百戶王猛伐洛引全爲參軍猛乃令人詭傳垂語於全曰吾已東還汝可爲計也全信

之乃奔犇猛表全叛狀垂懼而東奔及藍田爲追騎
所獲堅引見東堂慰勉之曰卿家國失和委身投朕
賢子志不忘本猶懷首丘書不云乎父父子子無相
及也卿何爲過懼而狼狽若斯也於是復垂爵位恩
待如初及堅擒歸垂隨堅入鄴收集諸子對之悲慟
見其故吏有不悅之色前郎中令高弼私於垂曰大
王以命世之姿遭無妄之運迤邐棲伏艱亦至矣天
啟嘉會靈命暨遷此乃鴻漸之始龍變之初深願仁
慈有以慰之且夫高氏之略必懷遺俗之規方當網
漏吞舟以弘苞養之義收納舊臣之胄以成爲山之

功奈何以一怒捐之竊爲大王不取垂深納之垂在
堅朝歷位京兆尹進封泉州侯所在征伐皆有大功
堅之敗於淮南也垂軍獨全堅以千餘騎奔垂垂世
子寶言於垂曰家國傾喪皇綱廢弛至尊明命著之
圖籙當隆中興之業建少康之功但時來之運未至
故韜光俟奮耳今天厭亂德凶衆土崩可謂乾啓神
機授之于我千載一時今其會也今恭承皇天之意
因而取之且夫立大功者不顧小節行大仁者不念
小惠秦旣蕩覆二京竊辱神器仇恥之深莫甚於此
願不以意氣微恩而忘社稷之重五木之祥今其至

矣。垂曰：汝言是也。然彼以赤心投命，若何害之？苟天所棄，圖之多便，且縱今北還，更待其釁，既不負宿心，可以義取天下。垂弟德進曰：夫鄰國相吞，有自來矣。秦強而并燕，秦弱而圖之，此為報仇雪辱，豈所謂負宿心也？昔鄧初滿，不納三甥之言，終為楚所滅。吳王夫差違子胥之諫，取禍旬踐，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表也。願不棄湯武之成蹤，追韓信之敗迹，棄彼土崩，恭行天罰，斬逆氏，復宗祀，建中興，繼洪烈，天下大機，弗宜失也。若釋數萬之衆，授于將之柄，是却天時而待後害，非至計也。語曰：常斷不斷，又受其亂。願兄無

疑。垂曰：吾昔為太傅，所不容殺，身於秦王，又為王猛所請，復見昭亮國士之禮，每深報德之分。未一如使秦運必窮，歷數歸我者，授首之便，何慮無之？關西之地，會非吾有，自當有以擾之者，吾可端拱而守關東。君子不恬亂，不為禍先，且可觀之。乃以兵屬堅。初，寶在長安，與韓黃李根等因譙樛，寶危坐，整容誓之，曰：世云樛樛有神，豈虛也哉？若富貴可期，頻得三盧。於是三擲，盡盧，寶拜而受賜。故云五木之祥，堅至灑池。垂請至鄴，展拜陵墓，因張國威刑，以安戎狄。堅許之。權翼諫曰：垂瓜牙門將，所謂今之韓白、世豪、東夏

志不為人用頃以避禍歸誠非慕德而至列土干城
未可以滿其志冠軍之號豈足以稱其心且垂猶鷹
也飢則附人飽便高颺遇風塵之會必有凌霄之志
惟宜急其羈絆不可任其所欲堅不從遣其將李蠻
閔亮尹國率衆三千送垂又遣石越戢鄴張蚝戍并
州時堅子丕先在鄴及垂至丕館之于業西垂具說
淮南敗狀會堅將苻暉告丁零翟斌聚衆謀逼洛陽
不謂垂曰翟斌兄弟因王師小失敢肆凶勃子母之
軍殆難為敵非冠軍英略莫可以滅也欲相煩一行
可乎垂曰下官殿下之鷹犬敢不惟命是聽於是大

賜金帛一無所受惟請舊田園丕許之配垂兵二千
遣其將苻飛龍率氏騎一千為垂之副丕戒飛龍曰
卿王室肺腑年秩雖卑其實帥也垂為三軍之統卿
為謀垂之主用兵制勝之權防微杜貳之略委之於
卿卿其勉之垂請入鄴城拜廟丕不許乃潛服而入
亭吏禁之垂怒斬吏燒亭而去石越言於丕曰垂之
在燕破國亂家及投命聖朝蒙超常之遇忽敢輕侮
方鎮殺吏焚亭反形已露終為亂階將老兵疲可罷
而取之矣丕曰淮南之敗衆散親離而垂侍衛聖躬
誠不可忘越曰垂既不忠於燕其肯盡忠於我乎且

其亡虜也主上寵同功舊不能銘澤誓忠而首謀為
亂今不擊之必為後害丕不從越退而告人曰公父
子好存小人不顧天下大計吾屬終當為鮮卑虜矣
雷至河內殺飛龍悉誅氏兵召募遠近衆至三萬濟
河焚橋令曰吾本外假秦聲內規興復亂法者軍有
常刑奉命者賞不踰日天下既定封爵有差不相負
也翟斌聞雷之將濟河也遣使推雷為盟主雷距之
曰吾父子寄命秦朝危而獲濟荷主上不世之恩蒙
更生之惠雖曰君臣義深父子豈可因其小隙便懷
二三吾本救豫州不赴君等何為斯議而及於我雷
進欲據洛陽故見符暉以臣節退又未審斌之誠
款故以此言距之雷至洛陽暉閉門距守不與雷通
斌又遣長史河南郭通說雷乃許之斌率衆會雷勸
稱尊號雷曰新興侯國之正統孤之君也若以諸君
之力得平關東當以大義喻秦奉迎反正無上自尊
非孤心也謀于衆曰洛陽四面受敵北阻大河至於
控馭燕趙非形勝之便不如北取鄴都據之以制天
下衆咸以為然乃引師而東遣建威將軍王騰起浮
橋于石門初雷之發鄴中子農及兄子楷紹弟子宙
為符丕所留及誅飛龍遣田生密告農等使起兵趙

魏以相應於是農宙奔列人楷紹奔辟陽衆咸應之
農西招庫辱官偉于上黨東引乞特歸于東阿各率
衆數萬赴之衆至十餘萬丕遣石越討農爲農所敗
斬越于陣垂引兵至滎陽以太元八年自稱大將軍
大都督燕王承制行事建元曰燕元令稱統府府置
四佐王公已下稱臣凡所封拜一如王者以翟斌爲
建義大將軍封河南王翟檀爲柱國大將軍弘農王
弟德爲車騎大將軍范陽王兄子楷征西大將軍太
原王衆至二十餘萬濟自石門長驅攻鄴農楷紹宣
等率衆會垂立于寶爲燕王太子封功臣爲公侯伯

子勇者百餘人符丕乃遣侍郎姜讓謂垂曰往歲大
駕失據君保衛鑿輿勤王誠義邁蹤前列宜述脩前
規終忠貞之節柰何棄崇山之功爲此過舉過貴能
改先賢之嘉事也深宜詳思悟猶未晚垂謂讓曰孤
受主上不世之恩故欲安全長樂公使盡衆赴京師
然後脩復國家之業與秦末爲鄰好何故闇於機運
不以鄴見歸也大義滅親況於意氣之顧公若迷而
不返者孤亦欲窮兵勢耳今事已然恐單馬乞命不
可得也讓厲色責垂曰將軍不容於家國投命於聖
朝燕之尺土將軍豈有分乎主上與將軍風殊類別

臭味不同奇將軍於一見託將軍以斷金寵踰宗舊
任齊懿藩自古君臣名契之重豈甚此邪方付將軍
以六尺之孤萬里之命奈何王師小敗便有二圖夫
師起無名終則弗成天之所廢人不能支將軍起無
名之師而欲興天所廢竊未見其可長樂公主上之
元子聲德邁於唐衛居陝東之任爲朝廷維城其可
束手輸將軍以百城之地大夫死王事國君死社稷
將軍欲裂冠毀冕拔本塞源者自可任將軍兵勢何
復多云但念將軍以七十之年懸首白旗高世之忠
忽爲逆鬼竊爲將軍痛之垂默然左右勸垂殺之垂

曰古者兵交使在其間犬各吠非其主何所問也乃
遣讓歸垂上表於苻堅曰臣才非古人致禍起蕭牆
身嬰時難歸命聖朝陛下恩深周漢猥叨微顧之遇
位爲列將爵忝通侯誓在戮力輸誠常懼不及去夏
桓沖送死一擬雲消迴討鄖城俘馘萬計斯誠陛下
神筭之奇頗亦愚臣忘死之效方將飲馬桂洲懸旌
闔會不圖天助亂德大駕班師陛下單馬奔臣臣奉
衛匪貳豈陛下聖明鑒臣單心皇天后土實亦知之
臣舉詔北巡受制長樂然不外失衆心內多猜忌令
臣野次外庭不聽謁廟丁零逆豎寇逼豫州不迫臣

單赴限以師程惟給弊卒二千盡無兵杖復令飛龍
潛爲刺客及至洛陽平原公暉復不信納臣竊惟進
無淮陰功高之慮退無李廣失利之愆懼有青蠅交
亂白黑丁零夷夏以臣忠而見疑乃推臣爲盟主臣
受託善始不遂令終泣望西京揮涕即邁軍次石門
所在雲赴雖復周武之會於孟津漢祖之集於垓下
不期之衆實有甚焉欲令長樂公盡衆赴難以禮發
遣而不固守匹夫之志不達變通之理臣息農收集
故營以備不虞而石越傾鄴城之衆輕相掩襲兵陣
未交越已隕首臣既單車懸軫歸者如雲斯實天符

非臣之力且鄴者臣國舊都應即惠及然後西面受
制未守東藩上成陛下遇臣之意下全愚臣感報之
誠今進師圍鄴并喻不以天時人事而不察機運
杜門自守特出挑戰鋒戈屢交恒恐飛矢誤中以傷
陛下天性之念臣之此誠未簡神聰輒遏兵止銳不
敢窮攻夫運有推移去來常事惟陛下察之堅報曰
朕以不德忝承靈命君臨萬邦三十年矣遐方幽裔
莫不來庭惟東南一隅敢違王命朕爰奮六師恭行
天罰而玄機不弔王師敗績賴卿忠誠之至輔翼朕
躬社稷之不隕卿之力也詩云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方任卿以元相爵卿以郡侯庶弘濟艱難敬酬勲烈
何圖伯夷忽毀冰操柳惠倏為滯夫覽表惋然有慚
朝士卿既不容於本朝匹馬而投命朕則寵卿以將
位禮卿以上賓任同舊臣爵齊勳輔噴血斷金披心
相付謂卿食棋懷音保之偕老豈意畜水覆舟養獸
反害悔之噬臍將何所及誕言駭衆誇擬非常周武
之事豈卿庸人所可論哉失籠之鳥非羅所羈脫網
之鯨豈苦所制翹陸任懷何煩聞也念卿垂老老而
為賊生為叛臣死為逆鬼侏張幽顯布毒存亡中原
士女何痛如之朕之歷運興喪豈復由卿但長樂平
原以未立之年遇卿於兩都慮其經略未稱朕心所
恨者此焉而已垂攻拔鄴郭不固守中城垂塹而圍
之分遣老弱於魏郡肥鄉築新興城以置輜重擁漳
水以灌之翟斌潛諷丁零及西人請斌為尚書令垂
訪之群僚其安東將軍封衡厲色曰馬能千里不免
羈絆明畜生不可以人御也斌戎狄小人遭時際會
兄弟封王自驩堯已來未有此福忽履盈忘止復有
斯求魏爽錯亂必死不出年也垂猶隱忍容之令曰
翟王之功宜居上輔但臺既未建此官不可便置待
六合廓清更當議之斌怒密應苻丕潛使丁零決防

潰水事洩垂誅之斌兄子真率其部衆北走邯鄲引
兵向鄴欲與丕爲內外之勢垂令其太子寶冠軍慕
容隆擊破之真自邯鄲北走又使慕容楷率騎追之
戰于下邑爲真所敗真遂屯于承營垂謂諸將曰苻
丕窮寇必死守不降丁零叛擾乃我心腹之患吾欲
遷師新城開其逸路進以謝秦主疇昔之恩退以嚴
擊真之備於是引師去鄴北屯新城慕容農進攻翟
嵩于黃泥破之垂謂其范陽王德曰苻丕吾縱之不
能去方引晉師規固鄴都不可置也進師又攻鄴開
其西奔之路垂將有北都中山之意農率衆數萬迎
之羣僚聞慕容暉爲苻堅 殺勸垂僭位垂以慕容

冲稱號關中不許晉龍驤將軍劉牢之率衆救苻丕
至鄴垂逆戰敗績遂徹鄴圍退屯新城垂自新城北
走牢之追垂連戰皆敗又戰于五橋澤王師敗績德
及隆引兵要之于五丈橋牢之馳馮跳五丈澗會苻
丕救至而免翟真去承營徙屯行唐真司馬鮮于乞
殺真盡誅翟氏自立爲趙王營人攻殺乞迎立真從
弟成爲主真子遼奔黎陽高句驪寇遼東垂平北慕
容佐遣司馬郝景率衆救之爲高句驪所敗遼東玄
菟遂没建節將軍徐巖叛于武邑驅掠四千餘人北

走幽州垂馳勅其將平規曰但固守勿戰比破丁零
吾當自討之規違命距戰爲巖所敗巖乘勝入薊掠
千餘戶而去所過寇暴遂據令支翟成長史鮮于得
斬城而降垂入行唐悉坑其衆苻丕棄鄴城奔于并
州慕容農攻剋令支斬徐巖兄弟進伐高句驪復遼
東玄菟二郡還屯龍城垂定都中山群僚勸即尊號
具典儀脩郊燎之禮垂從之以太元十一年僭即位
赦其境內改元曰建興置百官繕宗廟社稷立寶爲
太子以其左長史庠辱官偉右長史段崇龍驤張崇
中山尹封衡爲吏部尚書慕容德爲侍中都督中外
諸軍事領司隸校尉撫軍慕容麟爲衛大將軍其餘
拜授有差追尊母蘭氏爲文昭皇后遷釁后段氏以
蘭氏配饗博士劉詳董謚議以堯母妃位第三不以
貴陵姜姬明聖王之道以至公爲先垂不從遣其征
西慕容楷衛軍慕容麟鎮南慕容紹征虜慕容宙等
攻苻堅冀州牧苻定鎮東苻紹幽州牧苻謨鎮北苻
亮楷與定等書喻以禍福定等悉降垂留其太子寶
守中山率諸將南攻翟遼以楷爲前鋒都督遼之部
衆皆燕趙人也咸曰太原王之子吾之父母相率歸
附遼懼遣使請降垂至黎陽遼肉袒謝罪垂厚撫之

爲其太子寶起承華觀以寶錄尚書政事巨細皆委
之垂總大綱而已立其夫人段氏爲皇后又以寶領
侍中大單于驃騎大將軍幽州牧建留臺于龍城以
高陽王慕容隆錄留臺尚書事時慕容暉及諸宗室
爲苻堅所害者並招魂葬之清河太守賀耕聚衆定
陵以叛南應翟遼慕容農討斬之毀定陵城進師入
鄴以鄴城廣難固築鳳陽門大道之東爲隔城其尚
書郎婁會上疏曰三年之喪天下之達制兵荒殺禮
遂以一切取士人心奔競苟求榮進至乃身冒縗經
以赴時役豈必殉忠於國家亦昧利於其間也聖王
設教不以顛沛而虧其道不以喪亂而變其化故能
杜豪競之門塞奔波之路陛下鍾百王之季廓中興
之業天下漸平兵革方偃誠宜蠲蕩瑕穢率由舊章
吏曹大喪聽終三年之禮則四方知化人斯服禮垂
不從翟遼死子釗代立攻逼鄴城慕容農擊定之垂
引師伐釗于滑臺次于黎陽津釗於南岸距守諸將
惡其兵精咸諫不宜濟河垂笑曰豎子何能爲吾今
爲卿等殺之遂徙營就西津爲牛皮船百餘艘載疑
兵列校溯流而上釗先以大衆備黎陽見垂向西津
乃棄營西距垂潛遣其桂林王慕容鎮驃騎慕容國

於黎陽津夜濟壁于河南釗聞而奔還士衆疲渴走歸滑臺釗攜妻子率數百騎北趣白鹿山農追擊盡擒其衆釗單騎奔長子釗所統七郡戶三萬八千皆安堵如故徙徐州流人七千餘戶于黎陽於是議征長子諸將咸諫以慕容永未有釁連歲征役士卒疲怠請俟他年垂將從之及聞慕容德之策笑曰吾計決矣且吾投老扣囊底智足以剋之不復留逆賊以累子孫也乃發步騎七萬遣其丹楊王慕容瓚龍驤張崇攻永弟支于晉陽永遣其將刁雲慕容鍾率衆五萬屯潞川垂遣慕容楷出自滏口慕容農入自壺關垂頓于鄴之西南月餘不進永謂垂跪道伐之乃攝諸軍還柱太行軹關垂進師入自天井關至于壺壁永率精兵五萬來距阻河曲以自固馳使請戰垂列陣于壺壁之南農楷分二爲翼慕容國伏千兵于深澗與永大戰垂引軍偽退永追奔數里國發伏兵馳斷其後楷農夾擊之永師大敗斬首八千餘級永奔還長子慕容瓚攻剋晉陽垂進圖長子永將賈誦等潛為內應垂進軍入城永奔北門爲前驅所獲於是數而戮之并其所署公卿刁雲等三十餘人永所統新舊八郡戶七萬六千八百及乘輿服御伎樂珍

寶悉獲之於是品物具矣使慕容農略地河內攻廩丘陽城皆剋之太山琅邪諸郡皆委城奔潰農進師臨海置守宰而還垂告捷于龍城之廟遣其太子寶及農與慕容麟等率衆八萬伐魏慕容德慕容紹以步騎一萬八千爲寶後繼魏聞寶將至徙往河西寶進師臨河懼不敢濟還次叅合忽有大風黑氣狀若隄防或高或下臨覆軍上沙門支曇猛言於寶曰風氣恭迅魏軍將至之候宜遣兵禦之寶笑而不納曇猛固以為言乃遣麟率騎二萬爲後殿以禦非常麟以曇猛言爲虛縱騎遊獵俄而黃霧四塞日月晦明

是夜魏師大至三軍奔遣寶與德等數千騎奔免出衆還者十一二紹死之初寶至幽州所乘車軸無故自折術士靳安以為大凶固勸寶還寶怒不從故及於敗寶恨叅合之役有陵敗有可乘之機慕容德亦曰魏人徂于叅合之役有陵慕子之心宜及聖略權其銳志垂從之留德守中山自率大衆出叅合鑿山開道次于獵嶺遣寶與農出天門征北慕容龍征西慕容盛踰青山襲魏陳留公沉于平城陷之收其衆三萬餘人而還垂至叅合見往年戰處積骸如山設弔祭之禮死者父兄一時號哭軍中皆慟垂慚憤歔

血因而寢疾乘馬輿而進過平城北三十里疾篤築
燕昌城而還寶等至雲中聞垂疾皆引歸及垂至于
平城或有叛者奔告魏曰垂病已亡輿尸在軍魏又
聞參合大哭以為信然乃進兵追之知平城已陷而
退還館陰山垂至上谷之俎陽以太元二十一年死
時年七十一凡在位十三年遺令曰方今禍難尚殷
喪禮一從簡易朝終夕殯事訖成服三日之後釋服
從攻疆寇伺隙秘勿發喪至京然後舉衰行服寶等
遵行之偽謚成武皇帝廟號世祖墓曰宣平陵

載記第二十三

晉書一百二十三

載記第二十四

晉書一百二十四

唐太宗文皇帝

御撰

慕容寶 慕容盛 慕容熙 慕容雲

慕容寶字道祐垂之第四子也少輕果無志操好人
倭已苻堅時為太子洗馬萬年令堅淮肥之役以寶
為陵江將軍及為太子砥礪自脩敦崇儒學工談論
善屬文曲事垂左右小臣以求美譽垂之朝士翕然
稱之垂亦以為克保家業甚賢之垂死其年保嗣偽
位大赦境內改元為永康以其太尉庫辱官備為太
師左光祿 太夫段崇為太保其餘拜受各有差違垂

遺令校閱九口罷諸軍營分屬郡縣定士族舊籍明其宮儀而法峻政嚴上下離德百姓思亂者十室而九焉初垂以寶家嗣未建每憂之寶庶子清河公會多材藝有雄略垂深竒之及寶之北伐使會代攝宮事總錄禮遇一同太子所以見定旨也垂之伐魏以龍城舊都宗廟所在復使會鎮幽州委以東北之重高選寮屬以崇威望臨死顧命以會為寶嗣而寶寵愛少子濮陽公策意不在會寶庶長子長樂公盛自以同生年長恥會先之乃盛稱策宜為儲貳而非毀會焉寶大悅乃訪其趙王麟高陽王隆麟等咸希旨

贊成之寶遂與麟等定計立策毋段氏為皇后策為皇太子盛會進爵為王策字道符年十一美姿貌而意弱不慧魏伐并州驃騎李農逆戰敗績還于晉陽司馬慕容嵩明門距之必率騎數千奔歸中山行及潞川為魏追軍所及餘騎盡沒單馬遁還寶引羣臣于東堂議之中山尹苻謨曰魏軍強盛千里轉鬪乘勝而來勇氣兼倍若逸騎平原形勢弥盛殆難為敵宜杜險距之中書令睦邃曰魏軍多騎師行剽銳馬上齊糧不過旬日宜令郡縣聚千家為一堡深溝高壘清野待之至無所掠資食無出不過六旬自然窮

嘉靖戊午年

退尚書封懿曰今魏師十萬天下之勅敵也百姓雖欲營眾不足自固是則聚糧集兵以資強寇且動眾心示之以弱阻關距戰計之上也慕容麟曰魏今乘勝氣銳其鋒不可當宜自完守設備待其弊而乘之於是修城積粟為持久之備魏攻中山不剋進據博陵魯口諸將望風奔退郡縣悉降于魏寶聞魏有內難乃盡眾出距步卒十二萬騎三萬七千次于曲陽柏津魏軍進至新梁寶懼魏師之銳乃遣征北隆夜嚴魏師敗績而還魏軍七千軌而至對營相持上下兇懼三軍奪氣農麟勸寶還中山乃引歸魏軍追擊之

寶農等棄大軍率騎三萬奔還時大風雪凍死者相枕於道寶恐為魏軍所及命去袍杖戎器寸刃無返魏軍進攻中山屯于芳林園其夜尚書慕容皓謀殺寶立慕容麟皓妻兄蘇泥告之寶使慕容隆收皓皓與同謀數十人斬關奔魏麟懼不自安以兵劫左衛將軍北地王精謀率禁旅弑寶精以義距之麟怒殺精出奔丁零初寶聞魏之來伐也使慕容會率幽并之眾赴中山麟既叛寶恐其逆奪會軍將遣兵迎之麟侍郎段平子自丁零奔還說麟招集丁零軍眾甚盛謀襲會軍東據龍城寶與其太子策及農隆等萬

餘騎迎會于薊以開封公慕容詳守中山會傾身誘
納繕甲厲兵步騎二萬列陣而進迎寶薊南寶分其
兵給農隆遣西河公庫辱官驥率衆三千助守中山
會以策爲太子有恨色寶以告農隆俱曰會一年少
專任方事習驕所致豈有他也臣當以禮責之幽平
之士皆懷會威德不樂去之咸請曰清河王天資神
武權略過人臣等與之誓同生死感王恩澤皆勇氣
百倍願陛下與皇太子諸王止駕薊宮使王統臣等
進解京師之圍然後奉迎車駕寶左右皆害其勇略
譖而不許衆咸有怨言左右勸寶殺會侍御史仇尼
歸聞而告會曰左右密謀如是主上將從之大王所
恃唯父母也父已異圖所恃者兵也兵已去手進退
路窮恐無自全之理盍誅二王廢太子大王自處東
宮兼領將相以匡社稷會不從寶謂農隆曰觀會爲
變事當必然宜早殺之不爾恐成大禍農曰寇賊內
侮中州紛亂會鎮撫舊都安衆寧境及京師有難萬
里星赴威名之重可以振服戎狄又逆跡未彰宜且
隱忍今社稷之危若綴旒然復內相誅戮有損威望
寶曰會逆心已成而王等仁慈不欲去之恐一旦釁
發必先害諸父然後及吾事敗之後當思朕言農等

固諫乃止會聞之彌懼奔于廣都黃榆谷會遣仇尼歸等率壯士二千餘人分襲農隆隆是夜見殺農中重創既而會歸于寶寶意在誅會誘而安之潛使左衛慕容騰斬會不能傷會復奔其衆於是勒兵攻寶寶率數百騎馳如龍城會率衆追之遣使請誅左右侯臣并求太子寶弗許會圍龍城侍御郎高雲夜率敢死士百餘人襲會敗之衆悉逃散單馬奔還中山乃踰圍而入爲慕容詳所殺詳僭稱尊號置百官改年號荒酒奢淫殺戮無度誅其王公以下五百餘人內外震局莫敢忤視城中大飢公卿餓死者數十人

麟率丁零之衆入中山斬詳及其親黨三百餘人後僭稱尊號中山飢甚麟出據新市與魏師戰于義臺麟軍敗績魏師遂入中山麟乃奔鄴慕容德遣侍郎李延勸寶南伐寶大悅慕容盛切諫以爲兵疲師老魏新平中原宜養兵觀變更俟他年寶將從之撫軍慕容騰進曰今衆旅已集宜乘新定之機以成進取之功人可使由之而難與圖始惟當獨決聖慮不足廣採異同以混亂軍議也寶曰吾計決矣敢諫者斬寶發龍城以慕容騰爲前軍大司馬慕容農爲中軍寶爲後軍步騎二萬次于乙連長上段速骨宋赤眉

因衆軍之憚役也殺司空樂浪王宙逼立高陽王崇
寶單騎奔農仍引軍討速骨衆咸憚征幸亂投杖奔
之騰衆亦潰寶農馳還龍城蘭汗潛與速骨通謀速
骨進師攻城農為蘭汗所譎潛出赴賊為速骨所殺
衆皆奔散寶與慕容盛慕容騰等南奔蘭汗奉太子
策承制遣使迎寶及于菟城寶欲還北盛等咸以汗
之忠款虛實未明今單馬而還汗有貳志者悔之無
及寶從之乃自菟而南至黎陽聞慕容德稱制懼而
退遣慕容騰招集散兵于鉅鹿慕容盛結豪桀于冀
州段儀段温收部曲于內黃衆皆響會剋期將集

蘭汗遣左將軍蘇超迎寶寶以汗垂之季舅盛又汗
之壻也必謂忠款無貳乃還至龍城汗引寶入于外
邸弒之時年四十四在位三年即隆安三年也汗又
殺其太子策及王公卿士百餘人汗自稱大都督大
將軍大單于昌黎王盛僭位偽謚寶惠愍皇帝廟號
烈宗號之遷于龍城也植松為社主及秦滅燕大風
吹拔之後數年社處忽有桑二根生焉先是遼川無
桑及廐通于晉求種江南平州桑悉由吳來廐終而
垂以吳王中興寶之將敗大風又拔其一

盛字道運寶之庶長子也少沉敏多謀略苻堅誅慕

晉書卷一百一十四
六
容氏盛潛奔于沖及沖稱尊號有自得之志賞罰不
均政令不明盛年十二謂叔父柔曰今中山王智不
先衆才不出下恩未施人先自驕大以盛觀之鮮不
覆敗俄而沖爲段木延所殺盛隨慕容末東如長子
謂柔曰今崎嶇於鋒刃之間在疑忌之際愚則爲人
所猜智則危甚巢幕當如鴻鵠高飛一舉萬里不可
坐待罟網也於是與柔及弟會間行東歸于慕容垂
遇盜陝中盛曰我六尺之軀入水不溺在火不焦汝
欲當吾鋒乎試豎爾手中箭百步我若中之宜慎爾
命如其不中當束身相授盜乃豎箭前盛一發中之盜

曰卽貴人之子故相試耳資而遣之歲餘未誅僞垂
之子孫男女無遺盛旣至垂問以西事畫地成圖垂
笑曰昔魏武撫明帝之首遂乃侯之祖之愛孫有自
來矣於是封長樂公驍勇剛毅有伯父全之風烈寶
卽僞位進爵爲王寶自龍城南伐盛留統後事及段
速骨作亂馳出迎衛寶幾爲速骨所獲刺盛以免盛
屢進奇策於寶寶不能從是以屢敗寶旣如龍城盛
留在後寶爲蘭汗所殺盛馳進赴哀將軍張真固諫
以爲不可盛曰我今授命告以哀窮汗性愚近必顧
念婚姻不忍害我旬月之間足展吾志遂入赴喪汗

妻乙氏泣涕請盛汗亦哀之遣其子穆迎盛舍之宮
內親敬如舊汗兄提弟難勸汗殺盛汗不從慕容奇
汗之外孫也汗亦宥之奇入見盛遂相與謀盛遣奇
起兵于外衆至數千汗遣蘭提討奇提驕佞淫荒事
汗無禮盛因間之於汗曰奇小兒也未能辦此必內
有應之者提素驕不可委以大衆汗因發怒收提誅
之遣其撫軍仇尼慕一衆討奇汗兄弟見提之誅莫
不危懼皆阻兵背汗龍衣敗慕容軍汗大懼遣其子穆率
衆討之穆謂汗曰慕容盛我之仇也奇今起逆盛必
應之兼內有蕭牆之此知不宜養心腹之疾汗將誅盛

引見察之盛妻以告於是僞稱疾篤不復出入汗乃
止有李旱衛雙劉志張豪張真者皆盛之舊昵蘭穆
引爲腹心旱等屢入見盛潛結大謀會穆討蘭難等
斬之大饗將士汗穆皆醉盛夜因如廁袒而踰墻入
于東宮與李旱等誅穆衆皆踴呼進攻汗斬之汗二
子魯公和陳公楊分屯令文白狼遣李旱張真襲誅
之於是內外恬然士女咸悅盛謙揖自卑不稱尊號
其年以長樂王稱制赦其境內改元曰建平諸王降
爵爲公文武各復舊位初慕容奇聚衆于建安將討
蘭汗百姓翕然從之汗遣元季全討奇奇擊滅之進

屯乙連盛既誅汗命竒罷兵竒遂與丁零嚴生烏丸
王龍之阻兵叛盛引軍至橫溝去龍城十里盛出兵
擊敗之執竒而還斬龍生等百餘人盛於是僭即尊
位大赦殊死已下追尊伯考獻莊太子全爲獻莊皇
帝尊寶后段氏爲皇太后全妃丁氏爲獻莊皇后謚
太子策爲獻哀太子盛幽州刺史慕容豪尚書左僕
射張通昌黎尹張順謀叛盛皆誅之改年爲長樂有
犯罪者十日一自決之無撻捶之罰而獄情多實高
句驪王安遣使貢方物白雀素身綠首集于端門栖
翔東園二旬而去改東園爲白雀園盛聽詩歌及周

公之事顧謂群臣曰周公之輔成王不能以至誠感
上下誅兄弟以杜流言猶擅美於經傳歌德於管絃
至於我之太宰桓王承百王之季主在可奪之年二
寇闕闕難過往日臨朝輔政群情緝穆經略外敷關
境千里以禮讓維宗親德刑制群后敦睦雍熙時無
二論動道之茂豈可與周公同日而言乎而燕詠闕
而不論盛德掩而不述非所謂也乃命中書更爲燕
頌以述恪之功焉又引中書令常忠尚書陽璆祕書
監卽敷于東堂問曰古來君子皆謂周公忠聖豈不
謬哉璆曰周公居攝政之重而能達君臣之名及流

言之謗致烈風以悟主道契神靈義光萬代故累葉
稱其高後王無以奪其美盛曰常令以爲何如忠曰
昔武王疾薦周公有請命之誠流言之際義感天地
楚撻伯禽以訓就王德周公爲臣之忠聖達之美詩
書已來未之有也盛曰異哉二君之言朕見周公之
詐未見其忠聖也昔武王得九齡之夢白文王文王
曰我百爾九十吾與爾二三焉及文王之終已驗武王
之壽矣武王之筭未盡而求代其死是非詐乎若惑
於天命是不聖也據攝天位而冊誠不見致兄弟之
間有干戈之事夫文王之化自近及遠故曰刑于寡

妻至于兄弟周公親遺聖父之典而蹈嫌疑之蹤戮
罰同氣以逞私忿何忠之有乎但時無直筆之史後
儒承其謬談故也忠曰啓金縢而返風亦足以明其
不詐遭二叔流言之變而能大義滅親終安宗國復
子明辟輔成大業以致太平制禮作樂流慶無窮亦
不可謂非至德也盛曰卿徒因成文而未原大理朕
今相為論之昔周自后稷積德累仁至于文武文武
以大聖德期遂有天下生靈仰其德四海歸其仁成
王雖幼統洪業而卜世脩長加呂召毛畢爲之師傅
若無周公攝政王道足以成也周公無故以安危爲

已任專臨朝之權闕北面之禮管蔡忠存王室以為
周公代主非人臣之道故言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
當明大順之節陳誠義以曉羣疑而乃阻兵都邑擅
行誅戮不臣之罪彰于海內方貽王鴟鴞之詩歸非
於主是何謂乎又周公舉事稱告二公二公足明周
公之無罪而坐觀成王之疑此則二公之心亦有猜
於周公也但以踈不聞親故寄言於管蔡可謂忠不
見于當時仁不及于兄弟知羣望之有歸天命之不
在已然後返政成王以為忠耳大風拔木之徵乃皇
天祐存周道不忘文武之德是以赦周公之始愆欲

成周室之大美考周公之心原周公之行乃天下之
罪人何至德之謂也周公復位二公所以杜口不言
其本心者以明管蔡之忠也又謂常忠曰伊尹周公
孰賢忠曰伊尹非有周公之親而功濟一代太甲亂
德放於桐宮思愆改善然後復之使主無怨言臣無
流謗道存社稷美溢古今臣謂伊尹之勲有高周日
盛曰伊尹以舊臣之重顯阿衡之任大甲嗣位君道
未洽不能竭忠輔導而放黜桐宮事同夷羿何周公
之可擬乎即敷曰伊尹處人臣之位不能匡制其君
恐成湯之道墜而莫就是以居之桐宮與小人從事

使知稼穡之艱難然後返之天位此其忠也盛曰伊君能廢而立之何不能輔之以至於善乎若太甲姓同桀紂則三載之間未應便成賢后如其性本休明義心易發當務盡匡規之理以弼成君德安有人臣幽主而據其位哉且臣之事君惟力是視奈何挾智蔽仁以成君惡夫太甲之事朕已鑒之矣太甲至賢之主也以伊尹歷奉三朝績無異稱將失顯祖委授之功故匿其日月之明受伊尹之黜所以濟其忠貞之美夫非常之人然後能立非常之事非常人之所見也亦猶太伯之三讓入無德而稱焉敷曰大伯三

以天下讓至仲尼而後顯其至德太甲受謗於天下遭陛下乃申其美因而談讌賦詩賜金帛各有差遼西太守李朗在郡十年威制境內盛疑之累徵不赴以母在龍城未敢顯叛乃陰引魏軍將為自安之計因表請發兵以距寇盛曰此必詐也召其使而詰之果驗盡滅其族遣輔國將軍李旱率騎討之師次建安召旱旋師朗聞其家被誅也擁二千餘戶以自固及聞旱中路而還謂有內變不復為備留其子養守令支躬迎魏師于北平旱候知之嚴剋令支遣廣威孟廣平率騎迎朗及于無終斬之初盛之追旱還也

群臣莫知其故旱旣斬朗盛謂群臣曰前以追旱還者正爲此耳朗新爲叛逆必忌官威一則鳩合同類劫害良善二則亡窟山澤未可卒平故非意而還以盈怠其志卒然掩之必剋之理也群臣皆曰非所及也李旱自遼西還聞盛殺其將衛雙懼棄軍奔走既而歸罪復其爵位盛謂侍中孫勅曰旱總三軍之任荷專征之重不能校卽死綏無故逃亡考之軍正不赦之罪也然當先帝之避難衆情離貳骨肉亡其親朕肱失忠節旱以刑餘之體効力盡命忠款之至精貫曰朕故錄其心身之功免其丘山之罪耳盛去

皇帝之號稱庶人大王魏龍幽州執刺史盧溥而去遣孟廣平援之無及盛率衆三萬伐高句驪嚴其新城南蘇皆剋之散其積粟徙其五千餘戶于遼西盛引見百僚于東堂考詳器藝超拔者十有二人命百司舉文武之士才堪佐世者各一人立其子遼西公定爲太子大赦殊死已下讌其群臣于新昌殿盛曰諸卿各言其志朕將覽之七兵尚書丁信年十五盛之舅子也進曰在上不驕高而不危臣之願也盛笑曰丁尚書年少安得長者之言乎盛以威嚴馭下驕暴少親多所猜疑故信言及之盛討庫莫奚大虜獲

而還左將軍慕容國與殿中將軍秦興段讚等謀率
禁兵罷盛事覺誅之死者五百餘人前將軍思海侯
段璣與子興讚子泰等因衆心動搖夜於禁中鼓譟
大呼盛聞變率左右出戰衆皆披潰俄而有一賊從
閣中擊傷盛遂輦升前殿申約禁衛召叔父河間公
熙屬以後事熙未至而盛死時年二十九在位三年
偽謚昭武皇帝墓號興平陵廟號中宗盛幼而羈賤
流漂長則遭家多難夷險安危備嘗之矣懲寶閣而
不斷遂峻極威刑織芥之嫌莫不裁之於未萌防之
於未兆於是上下振局人不自安雖忠誠親切亦皆
離貳舊臣靡不夷滅安忍無親所以卒於不免是歲
隆安五年也

熙字道文垂之小子也初封河間王段速骨之難諸
王多被害熙素為高陽王崇所親愛故得免焉蘭汗
之篡也以熙為遼東公備宗祀之義盛初即位降爵
為公拜都督中外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尚書左僕射
領中領軍從征高句驪契丹皆勇冠諸將盛曰叔父
雄果英壯有世祖之風但弘略不如耳及盛死其太
后丁氏以國多難宜立長君群望皆在平原公元而
丁氏意在於熙遂廢太子定迎熙入宮群臣勸進熙

以讓元元固以讓熙熙遂僭即尊位誅其大臣段璣
秦興等並夷三族元以嫌疑賜死元字道光寶之弟
四子也赦殊死已下改元曰光始改北燕臺爲大單
于臺置左右輔位次尚書初熙烝于丁氏故爲所立
及寵幸苻貴人丁氏怨恚呪與九子七兵尚書信
謀廢熙熙聞之大怒逼丁氏令自殺葬以后禮誅丁
信熙苻于北原石城令高和殺司隸校尉張顯閉門
距熙熙率騎馳返和衆皆投杖熙入誅之於是引見
州郡及單于八郡耆舊于東宮問以疾苦大築龍騰
苑廣宸十餘里役徒二萬人起景雲山於苑內基廣

五百步峯高十七丈又起逍遙宮甘露殿連房數百
觀閣相交鑿天河渠引水入宮又爲其昭儀苻氏鑿
曲光海清涼池季夏盛暑士卒不得休息嗚死者太
半熙游于城南止大柳樹下若有人呼曰大王且止
熙惡之伐其樹乃有蛇長丈餘從樹中而出立其貴
嬪苻氏爲皇后赦殊死已下熙北罷契丹大破之昭
儀苻氏死偽謚愍皇后贈苻謨太宰謚文獻公二苻
並美而豔好微行游讌熙弗之禁也請謁必從刑賞
大政無不由之初昭儀有疾龍城人王溫稱能療之
未幾而卒熙忿其妄也立於公車門支解溫而焚之

其后好游田熙從之北登白鹿山東過青嶺南臨滄海百姓苦之士卒為豺狼所害及凍死者五千餘人矣會高句驪寇燕郡殺略百餘人熙伐高句驪以符氏從為衝車地道以攻遼東熙曰待剗平寇城朕當與后乘輦而入不聽將士先登於是城內嚴備攻之不能下會大雨雪士卒多死乃引歸擬鄴之鳳陽門作弘光門累級三層熙與符氏罷契丹憚其衆盛將還符氏弗聽遂棄其輜重輕輟高句驪周行二千餘里士馬疲凍死者屬路攻木底城不剗而還盡殺寶諸子大城肥如及宿軍以仇尼倪為鎮東大將軍營

州刺史鎮宿軍上庸公懿為鎮西將軍幽州刺史鎮令支尚書劉木為鎮南大將軍冀州刺史鎮肥如為符氏起承華殿高承光一倍負土於北門土與穀同價典軍杜靜載棺詣闕上書極諫熙大怒斬之符氏嘗季夏思凍魚膾仲冬須生地黃皆下有司切責不得加以大辟其靈也如此符氏死熙悲號躡蹠着喪考妣擁其尸而撫之曰體已就冷命遂斷矣於是僵仆氣絕久而乃蘇大歛既訖復啓其棺而與交接服斬縗食粥制百僚於宮內哭臨令沙門素服使有司案檢哭者有淚以為忠孝無則罪之於是群臣震懼

莫不含辛以為淚焉慕容隆妻張氏熙之嫂也美姿容有巧思熙將以為苻氏之殉欲以罪殺之乃毀其椁韉中有弊氈遂賜死三女叩頭求哀熙不許制公卿已下至于百姓率戶營墓費殫府藏下錮三泉周輪數里內則圖畫尚書八坐之象熙曰善為之朕將隨後入此陵識者以為不祥其右僕射韋璆等並懼為殉沐浴而待死焉璆苻氏墓曰微平陵熙被髮徒跣步從苻氏喪輜車高大毀北門而出長老竊相謂曰慕容氏自毀其門將不久也衛中將軍馮跋左衛將軍張興先皆坐事亡奔以熙政之虐也與跋從兄

萬泥等二十二人結盟推慕容雲為主發尚方徒五千餘人閉門距守中黃門趙洛生奔告之熙曰此鼠盜耳朕還當誅之乃收髮貫甲馳還赴難夜至龍城攻北門不剋遂敗走入龍騰苑微服隱于林中為人所執雲得而弑之及其諸子同殯城北時年三十三在位六年雲葬之于苻氏墓偽謚昭文皇帝垂以孝武帝太元八年僭立至熙四世凡二十四年以安帝義熙二年滅初童謠曰一束藁兩頭然禿頭小兒來滅燕藁字上有艸下有禾兩頭然則禾艸俱盡而成高字雲父名拔小字禿頭三子而雲季也熙竟為雲

所滅如謠言焉

慕容雲字子雨寶之養子也祖父高和句驪之支庶自云高陽氏之苗裔故以高為氏焉雲沉深有局量厚重希言時人咸以為愚唯馮跋竒其志度而友之寶之為太子雲以武藝給事侍東宮拜侍御即襲敗慕容會軍寶子之賜姓慕容氏封夕陽公熙之墓苻氏也馮跋詣雲告之以謀雲懼曰吾嬰疾歷年卿等所知願更圖之跋逼曰慕容氏世衰河間虐暴惑妖淫之女而逆亂天常百姓不堪其害思亂者十室九焉此天亡之時也公自高氏名家何能為他養子機

運難邀千歲一時公焉得辭也扶之而出雲曰吾疾苦日久廢絕世務卿今興建大事謬見推逼所以徘徊非為身也實惟否德不足以濟元元故耳跋等疆之雲遂即天王位復姓高氏大赦境內殊死以下改元曰正始國號大燕署馮跋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征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錄尚書事武邑公封伯子男鄉亭侯者五十餘人士卒賜穀帛有差熙之群官復其爵位立妻李氏為天王后子彭為太子越騎校尉慕輿良謀叛雲誅之雲臨東堂幸臣離班桃仁懷劔執紙而入稱有所啓拔劔擊雲雲以几距班桃

仁進而弑之馮跋遷雲尸于東宮偽謚惠懿皇帝雲
自以無功德而為豪傑所推常內懷懼故寵養壯士
以為腹心離班桃仁等並專典禁衛委之以爪牙之
任賞賜月至數千萬衣食卧起皆與之同終以此致
敗云

史臣曰四星東聚金陵之氣已分五馬南浮玉塞之
雄方擾市朝屢改艱虞靡息慕容垂天資英傑威震
本朝以雄略見猜而庇身寬政未固受之而以禮道
明事之而畢力然而準質難羈狼心自野淮南失律
三甥之謀已構河朔分麾五木之祥云啓斬飛龍而

遐舉踰石門而長邁遂使翟氏景從鄴師宵逸收羅
趙魏驅駕英雄扣囊餘竒摧五萬於河曲浮般秘策
招七郡於黎陽返遼陰之舊物創中山之新社類帝
禮宗僭僣斯備夫以重耳歸晉賴五臣之功句踐給
吳資五千之卒惡有業殊二霸衆微一旅掎拔而傾
山嶽騰嘯而御風雲雖衛人忘亡復傳於東國任好
餘裕伊媿於西鄰信苻氏之姦回非晉室之鯨鯢矣
寶以浮譽獲升峻文御俗蕭牆內憤勅敵外陵雖毒
不被物而惡足自勦盛則孝友冥符文武不墜韶光
而夷讎賊罪已而遜高危翩翩然濁世之佳虜矣熙

乃地非奧主舉因淫德驪戎之態取悅於匡牀眩妻
之姿見奇於鬢髮蕩輕舟於曲光之海望朝涉於景
雲之山飾土木於驕心窮怨嗟於蕞壤宗祀夷滅為
馮氏之驅除焉

贊曰戎狄憑陵山川沸騰天未悔禍人非與能疾走
而捷先鳴則興道明烈烈鞭笞豪傑掃燕夷魏釗屠
衣滅大盜潛殺鴻名遂竊寶心生亂盛清家難熙極
驕淫人懷憤惋孽貽身咎災無以追

載記二十四

晉書一百二十四



